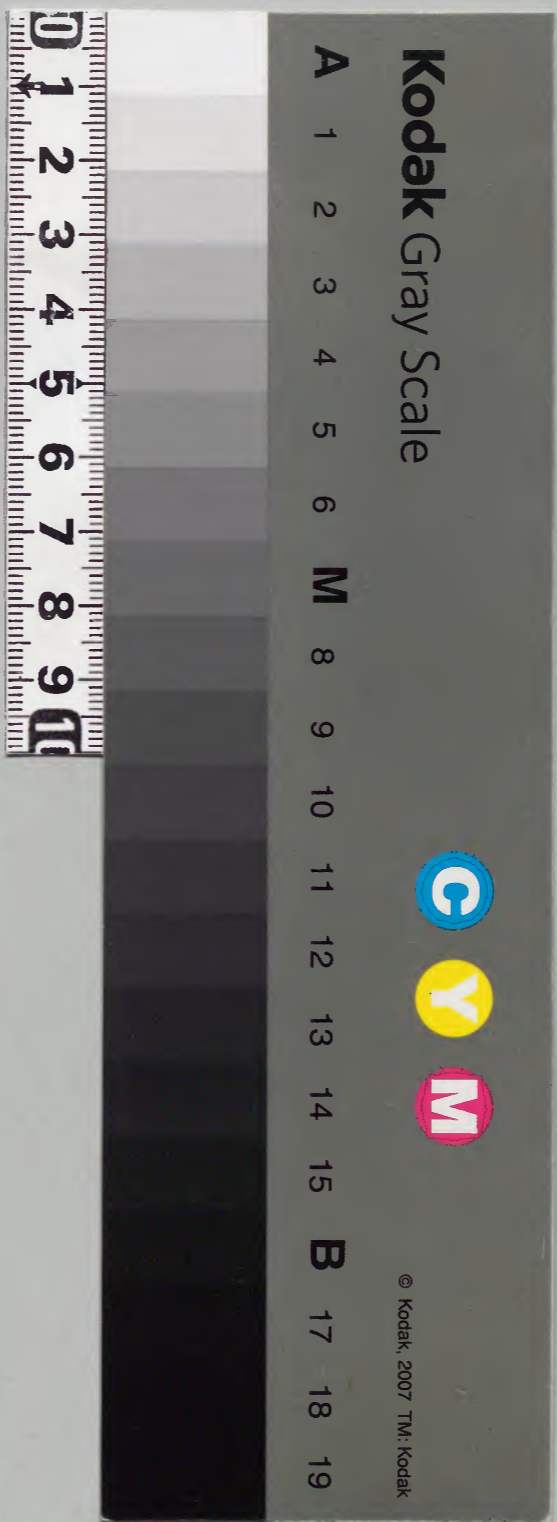


豔異編 五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7870	
冊數	16 ( 5 )		
函號	附	3	6

五



新鐫玉茗堂批選王弼洲豔異編卷十四

宮掖部

王岐公

岐公在翰苑時，中秋有月上，問當直學士是誰，左右以姓

名對命小殿對設一位，召來賜酒，公至殿側，侍班俄頃，女

童小樂引步輦至，宣學士就坐，公奏故事，無君臣對坐之

禮，上云：天下無事，月色清美，與其醉聲色，何如與學士論

文，若要正席，則外廷賜宴，正欲畧去苛禮，放懷飲酒，公固

請不已，再拜就坐，上引謝莊賦，李白詩，美其才，及出御製

詩示公，公嘆仰聖學高妙，每起謝，必勅內侍挾掖，不令下

拜、夜漏三鼓、上悅甚、令左右宮嬪各取領巾裙帶、或團扇、子帕求詩、內侍舉牙床以金鑲水晶硯、珊瑚筆格、玉管筆、皆上所用者、於公前來者應之、畧不停綴、都不蹈襲、前人盡出一時新意、仍稱其所長、如美貌者必及其容色、人人得其歡心、悉以進呈、上曰、豈可虛辱、須與學士潤筆、遂各取頭上珠花一朵、裝公幘頭簪不盡者、置公服袖中、宮人旋取針線縫聯、腹口、宴罷、月將西沉、上命輒金蓮燭、令內侍扶掖歸院、翌日問學士夜來醉否、奏云、雖有酒不醉、到玉堂不解帶、便上牀、取幘頭在面前、抱兩公服、裹坐睡、恐失花也、都下盛傳、天子請客、

明節劉后

劉貴妃其出單微、入宮即大幸、由才人七遷至貴妃、生濟陽郡王棖、祁王模、信王榛、政和三年、秋薨、先是妃植芭蕉於庭曰、是物長吾不及見矣、已而果然、左右奔告帝、帝初以其微疾不經意、趣幸之已薨矣、始大悲惻、特加四字謚曰、明達懿文、叙其平生絃諸樂府、又欲踵温成故事、追崇使皇后、表請封冊、贈為皇后、而以明達謚焉、時又有安妃、劉氏者、本酒保家女、初事崇恩宮、宮罷出居宦者、何訢家、內侍楊叢譽其美、復召入、妃以同姓養為女、遂有寵、為才人、進至淑妃、生建安郡王模、嘉國公椅、英國公棟、和福帝

正豐身... 卷十四  
二  
姬政和四年加貴妃朝夕得侍上擅愛顯席嬪御爲之稀  
進擢其父劉宗元節度使妃天姿警悟解迎意合旨雅善  
塗飾每製一服外間卽傲之林霽素以妖技進目爲九華  
玉真安妃肖其像于神霄帝君之左宣和三年薨年三十  
四初謚明節和文旋用明達近比加冊贈爲皇后塋其園  
之西北隅帝悼之甚後宮皆往唁帝相與啜泣崔妃獨在  
側無戚容帝悲怒疑其爲厭蠱卜者劉康孫緣妃以進喜  
妄談休咎捕送開封獄醫曹孝忠侍疾無狀閤內侍王堯  
臣坐盜金珠及出金明池游宴事併鞫治獄成同日誅堯  
遂廢崔妃爲庶人崔生漢王椿及帝姬五人云

○又

明節劉后一時遭遇寵傾六宮忽苦疴疾臨終戒左右云  
我有遺祝在領巾上候我氣絕奏官家親自來解語畢而  
終左右馳奏上至哀慟悲不自勝領巾上蠅頭細字其辭  
云妾出身微賤而無寸長一旦遭遇聖恩得與嬪御之列  
命分寒薄至此天折雖埋骨於九泉冤鬼不離左右切望  
陛下以宗廟社稷之重天下生靈之衆大王帝姬之多不  
可以賤妾一人過有思念深動聖懷况後宮萬計勝如妾  
者不少妾深欲思死而與君父訣別謫限已盡不得少留  
冤痛之情言不能盡下有數百點悲切之言不能盡記自

細敘  
情可悲  
已滿

三  
蓋身... 編

卷十四

二

後左右每欲寬解必提領巾上愈傷感聞者謂李夫人不足道也林靈素謂后是九華安妃臨終聞本殿異香音樂次年有青坡術士見后於巫山髣髴鈿合金釵云

蔡京太清樓記

蔡京太清樓特宴記云政和二年三月皇帝制詔臣京宥過省愆復官就第詔以是月八日開後苑宴太清樓召臣執中臣僕臣德臣京臣紳臣居厚臣正夫臣蒙臣洵臣安中臣詢武臣休臣貫於崇政殿賜坐命宮人擊鞠乃由景福殿西序入苑門詔臣京曰此跬步至宣和即言者所謂金柱玉戶者也厚誣宮禁其令子攸掖入觀焉東入小花

徑南度碧蘆藂又東入便門至宣和殿止三楹几案臺榻漆以黑下宇純朱上棟純綠飾緣無文采東西各有殿東曰瓊蘭西曰凝芳後曰積翠南曰瑤林北曰玉宇後有沼曰環碧兩旁有亭曰臨漪萼渚沼次有山殿雲華閣曰太寧左右躡道以登中道有亭一曰琳霄次曰春閣下有殿曰玉華玉華之側有御書榜曰三洞瓊文旁有種玉綠雲軒相峙臣京奏曰宣和殿閣亭沼潔齊清虛朴素若此則言者不根盖不足卹日午謁者引執中已下入女樂童四百靴袍玉帶列排塲下宮人珠籠金玉束帶秉扇拂淨巾劔鉞執香毬擁御床以次立酒三行上顧謂羣臣曰承平

無事君臣同樂宜畧去苛禮飲食起居當自便無間已而羣臣盡醉京又爲皇帝幸鳴鑾堂記曰宣和九年九月金芝生道德院二十日皇帝自景龍江泛舟由天波溪至鳴鑾堂淑妃從臣京朝堂下移班拜妃內侍連呼曰妃荅拜臣欲謝內侍掖起膝不得下上曰今歲四幸鳴鑾矣臣頓首曰管人三顧堂成已六幸千載榮遇鳴鑾固卑陋且家素窶無具願留少頃使得伸尊奉意上曰爲卿從容臣退西廡視庖膳上爲舉筋屢醕歡笑如家人亦遣使持瑪瑙大盃賜酒西閣親手調茶分賜左右妃小酌遣賜道由臣堂視卧內嗟其弊惡步至芝所上立門屏側語臣曰不御

袍帶不可相見可去冠服臣惶怖曰人臣安敢罪萬死上曰旣爲姻家置君臣禮當叙親上親酌手持橄欖以賜時屏內御坐有嬪在側咫尺不敢望衆譁曰妃也妃興顧遽起立臣附童貫致禮乃奏乞遣貫爲妃壽上乃酌酒授貫妃飲竟上又酌爲妃酌酒上持杯妃酌酒上调羹妃剖橙榴折芭蕉分餘甘遺臣婢竟餘賜曰至上每得四方美味新奇必賜師相無頃刻廢忘諭師相知無忘臣懷感歎謝上又賜酒命貫酌臣臣與貫耳語貫爲臣言君臣相與古今無若者臣嗚咽嗟嘆因語身危非主上幾不保如今日大理魏彥純事是也貫遽以聞上駭曰御卿若此小人猶

敢爾昨日聶山對請窮治彥純已覺其離間故罷山尹事  
 朕豈以一語罪卿小人以細故織羅耳亟索紙即屏上草  
 詔釋彥純聶山知安州上又命酒使貫陪遂醉諸孫掖出  
 京之叙致覩縷如此不特欲夸耀于世又將以恐動言者  
 然不知皆不足恃而其榮也適足以爲國家之辱焉上特  
 以其居尚露土木賜紫羅萬疋使治幣幕而京之獻遺亦  
 數十萬緡後戶部侍郎王蕃發之寃治皆權貨務錢也所  
 謂天波溪者由景龍寶籙宮循城西南以至京第其子孫  
 上書其父謂今日恩波他年禍水而小民謠言十不羨  
 乘官家渠底串是也

蔡京保和延福二記

蔡元長所述太清樓特燕記列于前又得保和殿曲燕延  
 福宮曲宴二記今復載于左方宣和元年九月十二日望  
 帝召臣蔡京臣王黼臣越王俟臣燕王似臣嘉王楷臣童  
 貫臣嗣濮王仲忽臣馮熙載臣蔡攸燕保和殿臣蔡儵臣  
 蔡絳東曲水朝於玉華殿上步西曲水循醑醑架至大寧  
 閣登層巒琳霄騫鳳垂雲亭景物如前林木蔽蔭加勝始  
 至保和殿三楹七十架兩夾閣無綵繪飾後落成於八月  
 而高竹崇檜已森然翁鬱中楹置御榻東西二間列珪玩  
 與古鼎彝器玉器左夾閣曰妙有設古今儒書史子楮墨

右曰日宣置道家金櫃玉笈之書與神霄諸天隱文上步  
前行稽古閣有宣玉石鼓歷邃古尚古鑑古作古傳古博  
古秘古諸閣藏祖宗訓謨與夏商周尊彝鼎鬲爵等鹵敦  
盤盂漢晉隋唐書畫多不知識之者上親指示爲言其槩  
抵玉林軒過宣和殿列岫軒天真閣凝德院之東崇石峭  
壁高百丈林壑茂密倍於晉見過翠翹燕閣諸處賜茶全  
真殿上親御擊注賜出乳花盈面臣等惶恐前曰陛下畧  
君臣夷等爲臣下烹調震悸惶怖豈敢啜上曰可少休乃  
出玉林殿中使憑軒傳旨留題殿壁喻臣筆墨已具乃題  
口邊玲錯落密成林檎竹交加午有陰恩許塵凡時縱步

不如身在五雲深頃之就坐女童樂作坐間賜荔子黃橙  
金柑相間布列前後命師文浩剖橙分賜酒五行再休許  
至玉真軒在保和西南廡即安妃妝閣命使傳旨曰雅燕  
酒酣添逸興玉真軒內看安妃詔臣賡補其成篇臣即題  
曰保和新殿麗秋輝詔許塵凡到綺闌方是時人自謂得  
見妃矣既而但画像挂西垣臣即以謝奏曰玉真軒檻暖  
如春只見丹青未見人月裏姮娥終有恨鑑中姑射未應  
真須臾中使召臣至玉華閣上手持詩曰因卿有詩况姻  
家自當見臣曰頃緣葭莩已得拜望故敢以詩請上大笑  
妃素妝無珠玉飾綽約若仙子臣前進再拜斜謝妃答拜



臣又拜。妃命左右掖起。上手持大觥酌酒。命妃曰。可勸太師。臣奏曰。禮無不報。不審酬酢可否。於是持瓶注酒。授使以再坐。徹女童去羯鼓。御侍奏細樂。作蘭陵王揚州散。酬勸交錯。臣奏曰。陛下樂與人同。不間高卑。日且暮。久勤聖躬。不敢安土。曰。不醉無歸。更勸迭進行無筭。臣又奏曰。樂奏嬪紛。酒觴交錯。方事燕飲。上及繼述。下及故老。若朋友相與。啣杯接慇懃之勸。道舊論新。顧臣何足以當。臣請序其事。以示後世。知今日燕樂。非酒食而已。夜漏三更。五籌衆前奏。弓罷始退。十三日。臣京序延福宮曲宴記。宣和二年十二月癸巳。召宰執親王等。曲宴于延福宮。特召學士

承旨臣李邦彥學士臣宇文粹中與示異恩也。是日初御睿謨殿設席。如外廷賜宴之禮。然器皿肴品瑰奇精緻。非常宴比。仙韶執樂和音曼聲合變爭節。亦非教坊工人所能。髣髴上遣殿中監察行諭旨曰。此中不同外廷無彈奏之儀。但飲食自如果實有餘。自當攜歸。酒五行以碧玉醖。宣諭侍宴諸臣云。前此曲宴早坐。未嘗宣勸。今出異數。少憩于殿門之東廡。晚召赴景龍門觀燈。玉華閣飛陛金碧絢輝。疑在雲霄間。設衢尊鈞樂于下。都人熙熙且醉且戲。繼以歌誦示天下。與民同樂之恩。真太平之盛事也。詣穆清殿。後入崆峒天。過霓橋。至會寧殿。有八閣東西對列。曰

琴棋書畫蔡丹經香，臣等熟視之，自崆峒入至八閣，所陳之物，左右上下，皆琉璃也，映徹焜煌，心目俱奪，閣前再坐小案，玉笋珍異，如海陸羞鼎，又與睿謨不同，酒三行甚速，起詣殿側，縱觀上語，保和殿學士蔡條曰：引二翰苑子細看，一一說與，諄諭再三，次詣平成殿，鳳燭龍燈，燦然如晝，奇偉萬狀，不可名言。上命近侍取茶具，親手注湯，擊沸，少頃，白乳浮盞，面如疎星，澹月顧群臣曰：此是布茶，飲畢皆頓首謝，既而坐，酒三行，後出宮人合曲，妙舞蹁躑，態有餘妍，凡目創見。上諭臣邦彥臣粹中曰：此畫是嬪御自來翰林，不曾與此集，自卿等始。又曰：翰林志誰修？太宰王黼奏

云：承旨李邦彥上顧邦彥曰：好翰林志，可以盡載此事。此儒臣榮遇，臣邦彥謝不敏，瓊瑤玉盃，宣勸非一。上每親臨視，使醕後謂臣某曰：李承旨善飲，乃數被特進，至夜分而罷。

○德壽宮看花

軋道三年三月初十日，南內遣閣長至德壽宮奏知，連日天氣甚好，欲一二日間，恭邀車駕，幸聚景園看花，取自聖意，選定一日，太上云：傳語官家，備見聖主，但煩煩出去，不惟費用，又且勞人。本宮後園亦有幾株好花，不若來日請官家過來閒看，遂遣提舉官同到南內，奏過，遵依次日進

正德皇紀 卷十四 九  
早膳後車駕與皇后太子過宮起居二殿訖先至燦錦亭  
進茶宣召吳郡王曾兩府以下六員侍宴同至後苑看花  
兩廊並是小內侍及幕士效學西湖鋪設珠翠花朵玩具  
疋帛及花籃鬧竿市食等許從內人關撲次至毬場看小  
內侍拋綵毬蹴鞦韆又至射廳看自戲依例宣賜回至清  
妍亭看茶藤就登御舟繞堤閒遊亦有小舟數十隻供應  
雜藝唢唱鼓板蔬果無異湖中太上倚闌閒看適有雙燕  
掠水飛過得旨令曾覲進詞賦遂進阮郎歸云柳雲庭院  
占風光呢喃春晝長碧波新漲小池塘雙雙蹴水忙萍散  
湯絮飛揚輕盈體態狂爲憐流水香銜將歸畫梁旣

登舟知閣張掄進柳梢青云柳色初濃餘寒似水纖雨如  
塵一陣東風穀文細皺碧水粼粼仙娥花月精神奏鳳管  
鸞絃闌新萬歲聲中九霞杯內長醉芳春曾覲和進云飛  
靨紅勻梨腮粉薄鴛徑亡塵鳳閣凌虛龍池澄碧芳意粼  
粼清時酒聖花神看內苑風光又新一部仙韶九重鸞仗  
天上長春各有宣賜次至靜樂堂看牡丹進酒三杯太后  
邀太皇官家同到劉婉容奉華堂聽摘阮奏曲罷婉容進  
茶訖遂奏太后云近教得二女童瓊華錄琴並能棊阮下  
碁寫字畫竹背誦古文欲得就納與官家雜劇遂令各逞  
伎藝并進自製阮譜三十曲太后遂宣賜婉容宣和殿王

正豐異編 卷十四 十  
軸沉香槽、三峽流泉正阮、一面白玉九芝道冠、北珠綠領、道斲銀縮三百疋、兩會子三百萬貫。是日三殿並醉、西牌還內。

德壽宮生辰

八月二十八日、壽聖皇太后生辰、先十日車駕過宮、先至太上處起居、次入本殿進香、以次皇后、太子、太子妃、莊文太子妃、張娘娘已下、並進香起居。至太上內書院進泛索、遂奏安止、還內。十二日、婉容到宮、至西便門廊下、先至太上處奏起居、次入本殿進香、論兩免下階起居。太內進香。十三日、知省及大官至宮進香、閣長就管押進奉銀縮度。

牒等、并七寶金銀器皿、比天申節減半、官屬進香、并設於壽星及神仙書畫等物、隔簾奏喏免起居退。次日皇太后宅親屬到宮進香、并本宮人吏、後苑官屬、作院使等、臣節次進香。二十一日卯時、皇后先到宮候駕至、到太上前殿起居、次至本宮殿、官家第一班、皇后第二班、太子并妃第三班、各上壽訖、太后宅親屬上壽、並同天申節儀。太上邀官裏至清心堂進泛索、值雨不呈戲、依例支賜。午初二刻、奏辦就本殿大堂西北坐、官家花帽上蓋、皇后三釵頭冠、并賜簪花酒至第五盞、免大衣、官裏便背兒赴坐、第七盞、小劉婉容進自製十色菊、千秋菊曲、破內人瓊瓊桑桑對。

舞上於閣子庫支賜五兩數珠子一編細色北段十疋太  
后又賜七寶花十枝珠翠芙蓉領緣一幅又移坐靈芝殿  
有木犀處進酒次到至樂堂再坐至更盡後還內

金廢帝海陵諸嬖

海陵為人善飾詐初為宰相妾媵不過三數人及踐太位  
逞欲無厭後宮諸妃十二位又有昭儀至克媛九位婕妤  
美人才人三位殿直最下其他不可數舉初即位封岐國  
妃徒單氏為惠妃後為皇后第二娘子大氏封貴妃第三  
娘子蕭氏封昭容耶律氏封修容其後貴妃大氏進封惠  
妃貞元元年進封妹妃正隆二年進封元妃昭容蕭氏天

德二年特進淑妃貞元二年進封宸妃修容耶律氏天德  
四年進昭媛貞元元年進昭儀三年進封麗妃即位之初  
後宮止此三人尊卑之叙等威之辨若有可觀者及其後  
心既萌淫肆蠱惑不可復振矣

昭妃阿里虎

昭妃阿里虎姓蒲察氏駙馬都尉沒里野女初嫁宗盤子  
阿廂迭阿廂迭誅再嫁宗室南家南家死是時南家父突  
葛速為元帥都監在南京海陵亦從梁王宗弼在南京欲  
取阿里虎突葛速不從遂止及篡位方三日詔遣阿里虎  
歸父母家閱兩月以婚禮納之數月特封賢妃再封昭妃

此等傷風敗俗事耳不載然姑錄之以見異云

阿里虎嗜酒海陵責讓之不聽由是寵衰昭妃初嫁阿虎  
 送生女重節海陵與重節亂阿虎怒重節批其頰頗有  
 詆訾之言海陵聞之愈不悅阿虎以衣服遺前夫之子  
 海陵將殺之徒單后率諸妃嬪哀求乃得免凡諸妃位皆  
 以侍女服男子衣服號假厠兒有勝哥者阿虎與之同  
 臥起如夫婦厨婢三娘以告海陵海陵不以為過惟戒阿  
 里虎勿笞箠三娘阿虎榜殺之陵海聞昭妃閣有死者  
 意度是三娘日若果爾吾必殺阿虎問之果然是月光  
 英生月海陵私忌不行戮阿虎聞海陵將殺之也即不  
 食日焚香禱祝冀脫死逾月阿虎已委頓不知所為海

陵使人縊殺之併殺侍婢擊三娘者

○貴妃定哥

貴妃定哥姓唐姑氏有容色崇義節度使烏帶之妻海陵  
 舊嘗有私侍婢貴哥與知之烏帶在鎮每遇元會生辰使  
 家奴葛魯葛温詣闕上壽定哥亦使貴哥候問海陵及兩  
 宮太后起居海陵因貴哥傳語定哥曰自古天子亦有兩  
 后者能殺汝夫以從我乎貴哥婦具以海陵言告定哥定  
 哥曰少時醜惡事已可耻今兒女已成立豈可為此海陵  
 聞之使謂定哥汝不忍殺汝夫我將族滅汝家定哥大恐  
 乃以子烏答補為辭曰彼常侍其父不得便海陵即召烏

此創設也古字  
 從何來  
 即謂自  
 我作古  
 可耳  
 真正強  
 占

答補爲符寶抵候定哥曰事不可止矣因烏帶醉酒令葛  
温葛魯縊殺烏帶天寶四年七月也海陵聞烏帶死詐爲  
哀傷已葬烏帶即納定哥宮中爲娘子貞元元年封爲貴  
妃大愛幸許以爲后每同輦遊瑤池諸妃步從之海陵嬖  
寵愈多定哥希得見一日獨居樓上海陵與他妃同輦從  
樓下過定哥望見號呼求去詛罵海陵海陵陽爲不聞而  
去定哥自其夫時與家奴聞乞兒通嘗以衣服遺乞兒及  
爲貴妃乞兒以妃家舊人給事本位定哥旣怨海陵踈已  
欲復與乞兒通有比丘尼三人出入宮中定哥使比丘尼  
向乞兒索所遺衣服以調之乞兒識其意笑曰妃今日富

貴忘我邪定哥欲以計納乞兒宮中恐聞者索之乃令侍  
兒以大篋盛褻衣其中遣人載之入宮聞者索之見篋中  
皆褻衣固已悔懼定哥使人詰責聞者曰我天子妃親體  
之衣爾故翫視何也我且奏之聞者惶恐曰死罪請後不  
敢定哥乃使人以篋盛乞兒載入宮中聞者果不敢復索  
乞兒入宮十餘日使衣婦人衣雜諸宮婢抵暮遣出貴哥  
以告海陵定哥縊死乞兒及比丘尼三人皆伏誅封貴哥  
萃國夫人初海陵旣使定哥殺其夫烏帶使小底藥師奴  
傳旨定哥告以納之之意藥師奴知定哥與聞乞兒有姦  
定哥以奴婢十八口賂藥師奴使無言與乞兒私事定哥

敗杖藥師奴百五十，先是藥師奴嘗盜玉帶當死，海陵釋其罪逐去。及遷中都，復召為小底。及藥師奴既以匿定哥姦事被杖後，與秘書監文俱與靈壽縣王有姦，又杖二百除名。藥師奴當斬，海陵欲杖之，謂近臣曰：「藥師奴於朕有功，再杖之即死矣。」丞相李暭等執奏藥師奴於法不可恕，遂伏誅。海陵以葛溫葛魯為獲術，葛溫累官常安縣令，葛魯累官襄城縣令。大定初，皆除名。

麗妃石哥

麗妃石哥者，定哥之妹，秘書監文之妻也。海陵私之，欲納宮中，乃使文庶母按都瓜王文家。海陵謂按都瓜曰：「必出

大要作  
定哥故  
事

而婦不然，我將別有所行。按都瓜以語文，文難之。按都瓜曰：「上謂別有所行，是欲殺汝也。豈以一妻殺其身乎？文不得已，與石哥相持慟哭而決。是昔海陵遷都至中京，遣石哥至中都，俱納之。海陵召文至便殿，使石哥穢談戲文，以為笑。後定哥死，遣石哥出宮，不數日復召入，封為修容。貞元三年進昭儀，正隆元年封柔妃，二年進麗妃。」

柔妃彌勒

柔妃彌勒，姓耶律氏。天德二年，使禮部侍郎蕭拱取之于汴，過燕京，拱父仲恭為燕京留守，見彌勒身形非若處女者，歎曰：「上必以疑殺拱矣。」及入宮，果非處女，明日遣出宮。



下个着  
予个个  
都是假  
的

海陵心疑蕭拱竟致之死，彌勒出宮數月，復召入封為充媛，封其母張氏莘國夫人，伯母蘭陵郡君蕭氏為鞏國夫人，蕭拱妻擇特懶，彌勒女兄也。海陵既奪文妻石哥，却以擇特懶妻文，既而詭以彌勒之召，召擇特懶入宮，亂之，自後彌勒進封柔妃云。

昭妃阿懶

昭妃阿懶，海陵叔曹國王宗敏妻也。海陵殺宗敏而納阿懶，宮中貞元元年封為昭妃。大臣奏宗敏屬近尊行，不可乃令出宮，修儀高氏秉德弟紕里妻也。海陵殺諸宗室，澤其婦女，宗本子莎魯刺妻，宗固子胡里刺妻，胡菜來妻，及

紕里妻皆欲納之宮中，諷宰相奉請行之，使徒單貞諷蕭裕曰：「朕嗣續未廣，此黨人婦女有朕中外親納之宮中，何如？」裕曰：「近殺宗室，中外異議紛紜，奈何復為此邪？」海陵曰：「吾固知裕不肯從，乃使貞自以已意諷裕，必欲裕等請其事，貞謂裕曰：『上意已有所屬，公固止之，將成疾矣。』」裕曰：「必不肯已，惟上擇焉。」貞曰：「必欲公等白之，裕不得已，乃具奏遂納之。未幾，封高氏為修儀，加其父高邪魯瓦輔國上將軍，母完顏氏封密國夫人。高氏以家事訴於海陵，自熙宗時見悼后干政，心惡之，故自即位，不使母后得預政事，于是遣高氏還父母家，詔尚書省凡后妃有請于宰相者，收

其使以聞

昭媛察八

昭媛察八姓耶律氏嘗許嫁奚人蕭堂古帶海陵納之封為昭媛堂古帶為護衛察八使侍女習撚以軟金鶴鶉袋數枚遺之事覺是時堂古帶謁告在河間驛召問之堂古帶以實對海陵釋其罪海陵登寶昌門樓以察八狗諸后妃手刃擊之墮門下死并誅侍女習撚

壽寧縣主什古等

壽寧縣主什古宋王宗望女也靜樂縣主蒲刺及習撚梁王宗弼女也師姑兒宗雋女也皆從姊妹混同郡召莎里

古真及其妹餘都太傅宗本女也再從姊妹邨國夫人重節宗盤女孫再從兄之女及母大氏表兄張定安妻奈刺忽麗妃妹蒲魯胡只皆有夫惟什古喪夫海陵亡所忌耻使高師姑內哥阿古等傳達言語皆與之私凡妃主宗婦嘗私之者皆分屬諸妃出入位下奈刺忽出入元妃位蒲魯胡只出入麗妃位莎里古真餘都出入淑妃位律古重節出入昭妃位蒲刺師姑兒出入淑妃位海陵使內哥召什古先於媛位小殿置棊阮其中然後召之什古色衰常譏其衰老以為笑惟習撚莎里古真最寵恃熟嘗決其夫海陵使習撚夫稍喝押獲衛直宿莎里古真夫撒速近

侍局直宿謂撒速曰爾妻年少遇爾直宿不可舍宿於家  
常令宿於妃位每召入必親伺候廊下立久則坐於高師  
姑膝上高師姑曰天子何勞意如此海陵曰我固以天子  
爲易得耳此等期會難得乃可貴也每於臥內遍設地衣  
僕遂以爲戲莎里古真在外爲淫泆海陵聞之大怒謂莎  
里古真曰爾愛貴官有貴如天子者乎爾愛人本有才兼  
文武似我者乎爾愛娛樂有豐富偉岸過於我者乎怒甚  
氣咽不能言少頃乃撫慰之曰無謂我聞知便爾慙惡遇  
燕會當行亦自如無爲衆所測度也恐致非笑後亦屢召  
入焉餘都牌印鬆古刺妻也海陵嘗曰餘都貌雖不揚而

肌膚潔白可愛蒲刺進封壽康公主什古進封昭寧公主  
莎里古真進封壽陽縣主重節進封蓬萊縣主重節即昭  
妃蒲察氏所生蒲察怒重節與海陵淫泆批其頰海陵怒蒲  
察氏絞殺之

海陵

凡宮人在外有夫者皆分番出入海陵欲率意幸之盡遣  
其夫往土京婦人皆不聽出外常令教坊番至禁中每幸  
婦人必使奏樂撤其幃帳或使人說淫穢語於其前嘗幸  
室女不得遂使元妃以手左右之或妃嬪列坐輒率意淫  
亂使共觀或令人效其形狀以爲笑凡坐中有嬪御海陵

必自擲一物於地使近侍環視之他視者殺誠宮中給使  
男子於妃嬪位舉首者剗其目出入不得獨行便旋須四  
人偕往所司執刀監護不由路者斬之日入後下階砌行  
者歿告者賞之錢百萬男女倉猝誤相觸先聲言者賞三  
品官後言者歿齊言者皆釋之女使闢懶有夫在外海陵  
封以縣君欲幸之惡其有娠飲以麝香水躬自揉拉其腹  
欲墮其胎闢懶乞哀欲全性命苟得乳免當不舉海陵不  
顧竟墮其胎蒲察阿虎送女又察海陵姊慶宜公主所生  
嫁秉德之弟特里秉德誅當連坐太后使梧桐請于海陵  
由是得免海陵白太后欲納又察太后曰是兒始生先帝

親抱至吾家養之至于成人帝雖舅猶父也不可其後嫁  
宗室安達海之子乙刺補海陵數使人諷乙刺補出之因  
而納之又察與完顏守誠有姦守誠本名遇里來事覺海  
陵殺守誠太后爲又察求哀乃釋之又察家奴告又察語  
涉不道海陵自臨問責又察曰汝以守誠死誓我邪遂殺  
之同判大宗正阿虎里妻蒲速碗元妃之妹因入見元妃  
海陵逼淫之蒲速碗自是不復入宮世宗爲濟南尹海陵  
召夫人烏答林氏夫人謂世宗曰我不行上必殺王我當  
自勉不以相累也夫人行至良鄉自殺是以世宗在位二  
十九年不復立后焉

元順帝

帝於內苑造龍船，委內官供奉，少監塔思不花監工。帝自製其樣，船首尾長一百二十尺，廣二十尺，前瓦簾棚穿廊兩暖閣，後曰五殿樓子，龍身并殿宇，用五彩金粧。前有两瓜，上用水手二十四人，身衣紫衫，金荔枝帶，四帶頭巾。於船兩旁下，各執篙一，自後宮至前宮，山下海子內，往來游戲行時，其龍首眼口爪尾皆動，又自製宮漏，約高六七尺，廣半之，造木爲匱，陰藏諸壺其中，運水上下，匱上設西方三聖殿，匱腰立玉女捧時刻籌，時至輒浮水而上，左右列二金甲神人，一懸鐘一懸鈺，夜則神人自能按更而擊，無

分毫差。當鐘鈺之鳴，獅鳳在側者皆翔舞，匱之西東有日月宮，飛仙六人立宮前，遇子午時，飛仙自能耦進度仙橋，達三聖殿，已而復退立如前，其精巧絕出，人謂前代所鮮有。時帝怠於政事，荒于游宴，以宮女三聖奴妙樂奴文殊奴等一十六人按舞，名爲十六天魔，首垂髮數辮，戴象牙佛冠，身被纓絡，大紅綃金長短裙，金雜襖雲肩，合裋天衣，綬帶鞋襪各執加巴刺般之器，內一人執鈴杵奏樂，又宮女一十一人，練槌髻勒帕常服，或用唐帽窄衫，所奏樂用龍笛頭管小鼓箏篋琵琶笙胡琴響板拍版，以宦者長安迭不花管領，遇宮中讚佛，則按舞奏樂，宮官受秘密戒者

得入餘不得預

演蝶兒

哈麻嘗陰進西天僧以運氣術媚帝帝習爲之號演蝶兒法演蝶兒華言大喜樂也哈麻之妹婿集賢學士禿魯帖木兒故有寵於帝與老的沙八郎答刺馬吉的波廸哇兒禡等十人俱號倚納禿魯帖木兒性姦狡帝愛之言聽計從亦薦西番僧伽璘真於帝其僧善秘密法謂帝曰陛下雖尊居萬乘富有四海不過保有見世而已人生能幾何當受此秘密大喜樂禪定帝又習之其法亦名變修法曰演蝶兒曰秘密皆房中術也帝乃詔以西天僧爲司徒西

蕃僧爲八元國師其徒皆取良家女或四人或三人奉之謂之供養於是帝日從事於其法廣取婦女惟淫戲是樂又選采女爲十六天魔舞八郎者帝諸弟與其所謂倚納者皆在帝前相與褻狎甚至男女裸處號所處室曰暨即兀該華言事事無礙也君臣宣淫而羣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醜聲穢行著聞于外雖市井之人亦惡聞之

新鑄玉茗堂批評王弼洲豔異編卷十四 終

新鐫玉茗堂批選王弼洲豔異編卷十五

戚里部一

○館陶公主

老無耻

武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堂邑侯陳午尚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始偃與母以賣珠為事，偃年十三，隨母出入王家。左右言其姣好，主召見，曰：吾為母養之，因留第中，教書計相馬御射，頗讀傳記。至年十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內，為人溫柔愛人，以主故，諸公接之，名稱城中，號曰董君主。因推令散財交士，令中府曰：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安陵爰叔者。

王屬董君可笑

爰盜兄子也與偃善謂偃曰足下私侍漢主挾不測之罪將欲安處乎偃懼曰憂之久矣不知所以爰叔曰顧城廟遠無宿宮又有荻竹籍田足下何不白主獻長門園此上所欲也如是上知計出於足下也安枕而卧長無慘怛之憂久之不然上且請之於足下何如偃頓首曰敬奉教入言之主主立奉書獻之上大悅更名竇太主園為長門宮主大喜使偃以黃金百斤為爰叔壽叔因是為董君畫求見上之策令主稱疾不朝上往臨候問所欲主辭謝曰妾幸蒙陛下厚恩先帝遺德奉朝請之禮備臣妾之列使為公主賞賜邑入隆天重地死無以塞責一日卒有不勝洒

妙策

邊飲願  
誠中藏  
別計

狐媚太  
極泥

掃之職先狗馬填溝壑竊有所恨不勝大願願陛下時忘萬事養精游神從中掖庭回輿枉路臨妾山林得獻觴上壽娛樂左右如是而歿何恨之有上曰主何憂幸得愈恐羣臣從官多大為主賞上還有頃主疾愈起謁上以錢千萬從主飲後數日上臨山林主自執宰敝膝道入登階就坐坐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乃下殿去簪珥徒跣頓首謝曰妾無狀負陛下身當伏誅陛下不致之法頓首死罪有詔謝主簪履起之東廂自引董君董君綠幘傳鞞隨主前伏殿下主乃黃館陶公主庖人臣偃昧死再拜謁因叩頭謝上為之起有詔賜衣冠主自奉食進觴當是時董君



見尊不名稱爲主人翁飲大驪樂主乃請賜將軍列侯從  
官金錢雜繒各有數於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郡國狗  
馬蹴鞠劔客輻湊董氏常從游戲北宮馳逐平樂觀鷄鞠  
之會角狗馬之足上大歡樂之於是上爲竇太主置酒宣  
室使謁者引內董君是昔朔脩戟殿下辟戟而前曰董偃  
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  
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  
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留神於王事馳騫於唐  
虞折節於三代偃不遵經勸學反以靡麗爲右奢侈爲務  
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徑淫辟之路是乃

三罪一  
字逃不  
待非骨  
能破傾吐  
之臣

二危言止

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域也。偃爲淫首其罪三也。管伯姬  
燔而諸侯憚奈何乎陛下上默然不應良久曰吾業以設  
飲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  
之政不得入焉放淫亂之漸其變爲篡是以豎貂爲淫而  
易牙作患慶父誅而魯國全管蔡誅而周室安上曰善有  
詔止更置酒北宮引董君從東司馬門東司馬門更名東  
交門賜朔黃金三十斤董君之寵由是日衰至年三十而  
終後數歲竇太主卒與董君會葬于霸陵是後公主貴人  
多踰禮制自董偃始

董偃

董偃常卧延清之室以畫石爲牀文如錦繡石質甚輕出邗支國上設紫瑠璃帳火齊屏風列靈麻之燭以紫玉爲盤如屈龍皆用雜寶飾之侍者於戶外扇偃偃曰玉石豈須扇而後涼耶侍者乃却扇以手摸方知有屏風又以玉精爲盤貯冰於膝前玉精與冰同其潔澈侍者謂冰之無盤必融濕席乃合玉盤拂之落階下水玉俱碎偃以爲樂此玉精干塗國所貢也武帝以此賜偃哀平之世民家猶有此器而多殘破及王莽之世不復知其所在

○山陰公主

山陰公主宋武帝女廢帝妹也適何戡何戡少美麗動止

與褚淵相慕時號爲小褚公主性淫亂廢帝愛之時與同輦出入主謂上曰妾雖不才與陛下俱托體先帝陛下六宮萬數而妾惟駙馬一人何太不均帝爲置面首三十人褚淵亦與焉主尤慕愛之閉一閣中備見逼迫淵不從主曰公鬚髯如戟何無丈夫意淵以歿自誓乃得免

王維

王維右丞年未弱冠文章得名性閑音律妙能琵琶遊歷諸貴之間尤爲岐王之所眷重時進士張九臯聲稱籍甚客有出入九公主之門者爲其致公主邑司業京兆試官令以九臯爲解頭維方將應舉具其事言于岐王仍求庇

少 恐怕嫌

借岐王曰貴王之強不可力爭吾爲子畫焉子之舊詩清  
越者可錄十篇琵琶之新聲怨切者可度一曲後五日當  
詣此維卽依命如期而至岐王謂日子以文士請謁貴王  
何門可見哉子能如我之教乎維曰謹奉命岐王則出錦  
繡衣服鮮華奇異遺維衣之仍命賚琵琶同至公主之第  
岐王入曰承貴主出內故攜酒樂奉宴卽令張筵諸伶旅  
進維妙年潔白風姿都美立於前行公主顧之謂岐王曰  
斯何人哉答曰知音者也卽令獨奏新曲聲調哀切蒲座  
動容公主自詢曰此曲何名維起曰彌鬱輪袍公主大奇  
之岐王曰此生非止音律至于詞學無出其右公主尤異

之則日子有所爲文乎維卽出獻懷中詩卷公主覽讀將  
駭曰皆我素所誦習者常謂古人佳作乃子之爲乎因令  
更衣升之客右維風流蘊藉語言諧獻大爲諸貴之所欽  
矚岐王因曰若使京兆今年得此生爲解頭誠爲國華矣  
公主乃曰何不遣其應舉岐王曰此生不得首薦義不就  
試然已承貴主論託張九臯矣公主笑曰何預兒事本爲  
它人所託顧謂維日子誠取解當爲子力維起謙謝公主  
則召試官至第遣宮婢傳教維遂作解頭一舉登第

安樂公主

安樂公主最幼女帝遷房陵而王生解衣以祿之名曰襄

正德異編 卷之五  
兒姝秀辨敏，后尤愛之。下嫁武崇訓，帝復位，光豔動天下。侯王柄臣，多出其門。嘗作詔請帝，帝笑而從之。又請爲皇太女右僕射，魏元忠諫不可。王曰：元忠，山東木強鳥足，論國事，阿武子，尚爲天子。天子女有不可乎？與太平等七公主俱開府，而王府官屬尤濫，皆出屠販，納貲售官，降墨勅斜封授之。故號斜封官。王營第及安樂佛廬，皆憲寫宮省，而工緻過之。嘗請昆明池爲私沼，帝曰：先帝未有以與人者，王不悅，自鑿定昆池，延袤數里，司農卿趙履溫爲繕沼，累石肖華山，澄約橫邪，回淵九折，以石瀆水，又爲鑪鑪，縷怪獸神禽，間以珊瑚渠貝，不可涯計。崇訓死，王

武延秀，先是延秀自突厥還，善突厥舞，而貌韶秀，妖麗自喜，數與內庭宴。主見而悅之，即與亂。至是日，假后車，憶自宮送至第。帝與后爲御安福門臨觀，詔雍州長史竇懷貞爲禮會使，弘文學士爲儉相。王障車，捐賜金帛不貲。翌日大會羣臣太極殿，主被翠服，出嚮天子，再拜南面拜公卿。公卿皆伏地稽首。武攸暨與太平公主偶舞，爲帝壽，賜群臣帛數十萬。帝御承天門大赦，因賜民酺三日。內外官賜勳祿禮，官屬兼階爵。奪臨川長公主宅，以爲第，有徹民廬第，成堊藏空殫，假萬騎仗內，音樂送王還第。天子親幸宴，近臣崇訓子方數歲，拜太常卿，封鎬國公。公主滿孺月，帝

后復幸第大赦天下臨淄王誅韋疾人王方覽鏡畫眉聞  
亂走至右延門兵及而死

○同昌公主外傳

咸通九年同昌公主出降宅于廣化里錫錢五百萬貫仍  
罄內庫寶貨以實其宅而房櫳戶牖無不以衆寶飾之更  
以金銀爲井闌藥臼食櫃水槽鐺釜盆甕之屬仍纓金爲  
簇籬箕筐製水精火齊琉璃玳瑁等牀悉支以金龜銀塹  
更琢五色玉爲器什合百寶爲圖案更賜金麥銀粟共數  
斛此皆太宗朝條支國所獻也堂中設連珠之帳續眞珠  
以成也却寒簾類玳瑁斑有紫色云却寒之鳥骨所爲也

看元布  
陣排勢  
忽焉鳴  
鐘擊鼓  
而出忽  
焉麾旗  
摩壘而  
出如山  
如風愈  
耐愈勇  
制兵才  
將淮陰  
冠軍一  
人乎

則未知出在何國更有鷓鴣枕翡翠匣神絲繡被其枕以  
七寶合爲鷓鴣匣爲翡翠毛羽神絲綉被三千鴛鴦仍間  
以奇花異葉則精巧瑰麗可得而知矣其上綴以靈粟之  
珠如粟粒五色輝煥更帶蠲忿犀如意玉其犀圓如彈丸  
入土不朽爛帶之令人蠲忿怒如意玉類桃實上有七孔  
云通明之象更有琴瑟幕紋布巾火蚕綿九玉釵其幕色  
如瑟瑟闊三丈長一百尺輕明虛薄無以爲比向空張之  
則疎朗之紋如碧絲之貫其珠雖大雨暴降不能濕漏云  
以蛟人瑞香膏所傳故也紋布即手巾也潔白如雪光軟  
拭水不濡用之彌年亦未嘗生垢膩二物稱得鬼谷國火

蠶綿云出火洲絮衣一襲用之一兩稍過度則煊蒸之氣不可近云九玉釵上刻九鸞皆九色其上有字曰玉兒工巧妙麗殆非人製有得於金陵者因以獻公主酬之甚厚一日晝寢夢絳衣奴致語云南齊潘淑妃取九鸞釵及覺具以夢中之言言於左右公主薨其釵亦亡其處韋氏異其事遂以實話於門人或曰玉兒卽潘妃小字逮諸珍異不可具載漢至唐公主出降之盛未之有也公主乘七寶步輦四面綴五色玉香囊囊中貯辟邪香瑞麝香金鳳香此皆異國獻也仍雜以龍腦金屑則鏤木晶馬房犀犀爲龍鳳花其上仍絡真珠玳瑁更以金絲爲流蘇雕輕玉

爲浮動每一出遊則所過芬香街巷晶照看者眩惑其目是時某中貴人買酒於廣化旗亭忽相謂曰坐來香氣何太異也同席曰豈非龍腦耶曰非也余幼給事於嬪妃宮故常聳此未知今日自何而致因顧問當壚者云公主步輦夫以錦衣換酒於此中貴人共請視之益歎其異上每賜御饌湯藥則道路之使相屬其饌有消靈炙紅虬脯其酒則有凝露漿桂花醞其茶則綠花紫英之號消靈炙一羊之肉取之四兩雖經暑毒終不臭敗紅虬脯非虬也但呼於盤中虬捷如紅絲高一丈以筋抑之無三數分撒即復其故迨諸品味人莫能識而公主家人饜飫如里中糠

一啓七  
發亦當  
讓席

糝一日大會韋氏之族於廣化里玉饌俱陳暑氣將甚公  
主命取澄水帛以蘸之掛于南軒滿座則皆思挾纒澄水  
帛長八九尺似布輕細明薄可鑑云其中有龍涎故能消  
暑也韋氏諸宗好為葉子戲夜則公主以紅琉璃盤盛夜  
光珠令僧初捧立堂中而光明如晝焉公主始有疾召術  
士來賓為燈法乃以香蠟燭遺之來氏之鄰人覺香氣異  
常或請門詰其故賓則具以事對其燭方二寸其上被五  
彩文卷而熟之竟夕不盡郁烈之氣可聞於百步餘烟出  
其上即成樓閣臺殿之狀或云燭中有蜃脂也公主疾既  
甚醫者欲難藥餌奏云得紅蜜白猿膏食之可愈上令訪

行年解  
識得出  
真格物  
者

內庫得紅蜜數石本兒離國所貢白猿膏數瓮本南海所  
獻也雖日加餌終無其驗公主薨上哀痛甚遂自製挽歌  
詞令百官繼和及庭祭日百司與內官皆用金玉飾車輿  
服玩以焚於韋氏庭韋家爭取灰以擇金珪及葬於東郊  
上與淑妃御延興門出內庫金玉駝馬鳳皇麒麟各高數  
尺以為儀其衣服玩具與人無異一物以上皆至一百二  
十昇刻木為樓殿龍鳳花木人畜之象者不可勝計以絳  
羅裙綉絡金銀瑟瑟為帳幕者千隊結為幢節傘蓋彌街  
翳日旌旗昇佩鹵簿率多加等以賜紫尼及女道士為侍  
從引翼則焚昇霄靈芝香而擊歸天紫金之碧磬繁華輝

生時受  
用不盡  
死後又  
富貴與  
常是全  
福者

煥殆餘二十里上賜酒一斗斛餅啗三十駱駝各徑闊二尺飼役夫也京城士庶罷業來觀者流汗相屬惟恐居後及靈鹵過延興門上與淑妃慟哭中外聞者無不傷痛同日葬乳母上更作祭乳母文詞質而意切人多傳寫是後上日夕惴心掛意李可及歎追百年曲聲辭怨切聽之莫不淚下更教數千人作數百年隊取內庫珍寶雕成手飾畫八百匹官綾作魚龍波浪紋以爲地衣而舞一舞珠翠滿地可及官歷大將軍賞賜盈萬甚無狀左軍容使西門季玄素梗直乃謂可及曰爾恣巧媚以惑天子族無日矣可及恃寵未嘗改作可及善嚙喉舌於天子前弄眼作頭腦連聲著詞唱雜聲曲須臾則百數不休是時京城不調少年相效謂之拍彈一日可及乞假爲子娶婦上曰即令送酒麪以助汝嘉禮可及歸至舍見一中貴人監二銀盞各高二尺餘宣賜可及始謂之酒及封啓皆實中也上賜可及銀麒麟高數尺可及取官庫車載歸私第西門季玄曰今日受賜吏用官車它日破家亦須輦還內府不道受賞徒勞牛足後果流可及於嶺表舊賜珍玩悉皆進納君子謂季玄有先見

孫壽

梁冀妻孫壽以冀恩封襄城君兼食陽翟租歲入五千萬



加賜赤綬比長公主壽色美而善爲妖態作愁眉唬粧隨馬髻折腰步齟齒咲以爲媚惑冀亦易輿服之制作平上斬車埤幘狹冠折上巾擁身扇狐尾單衣壽性鉗忌能制御冀冀甚寵憚之初父商獻美人友通期於順帝通期有微過帝以歸商商不敢留而出嫁之冀即遣客盜還通期會商薨冀行服於城西私與之居壽伺冀出多從蒼頭篡取通期歸截髮刮面笞掠之欲上書告其事冀大恐頓首請於壽母壽亦不得已而止冀嬖愛監奴秦宮官至太倉令得出入壽所壽見宮輒屏御者托以言事因與私焉宮內外兼寵威權大震刺史二千石皆謁辭之冀大起第舍

而壽亦對街爲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堂寢皆有陰符異室連房洞戶柱壁雕鏤加以銅漆窗牖皆有綺疏青瑛園以雲氣仙靈臺閣周通更相臨望飛梁石磴陵跨木道金玉珠璣異方珍怪充積私室遠致汗血名馬又廣開園圃采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嶠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間冀壽共乘輦車張羽蓋飾以金銀游觀第內多從倡伎鳴鐘吹管酣謳竟路或連繼日夜以騁娛恣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後事敗皆自殺財官斥賣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租稅之半

新鐫玉茗堂批選王弼洲豔異編卷十六

戚里部二

○石崇

能識其  
自立矣  
獨不料  
其結局  
矣

石崇字季倫，生于青州，小名齊奴，少敏慧，勇而有謀。父苞臨終分財物與諸子，獨不及崇。其母以為言，苞曰：「此兒雖小，後能自立。」二十餘為修武令，有能名。後伐吳有功，封安陽縣侯，遷侍中，出為南中郎將、荊州刺史，領南蠻校尉，加鷹揚將軍。崇在南中，得鴟鳥雛，以與後軍將軍王愷。時制鴟鳥不得過江，為司隸校尉傅祗所糾，詔原之。燒鴟於都街，崇穎悟有才氣，而任俠無行檢。在荊州劫遠使商客，致

富不貲，徵爲大司農，以徵書未至，擅去官免。頃拜太僕，出爲征虜將軍，假節監徐州諸軍事，鎮下邳。崇有州館在河陽之金谷，一名梓澤，送者傾都，帳飲於此焉。至鎮，於徐州刺史高誕爭酒相侮，爲軍司所奏免官，復拜衛尉，與潘岳諂事賈謐，謐與之親善，號曰二十四友。廣城君每出，崇降車路左，望塵而拜，其卑佞如此。財產豐積，室宇宏麗，後房百數，皆曳紈繡，珥金翠，絲竹盡當時之選，庖膳窮水陸之珍，與貴戚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愷以粘澳釜，崇以蠟代薪，愷作紫絲布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以敵之。崇塗壁以椒，愷用赤石脂。崇愷爭豪如此。武帝每助

雷澗爭

崇，崇便以鉄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旣惋惜，又以爲疾已之寶，聲色方厲。崇曰：不足爲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條幹絕俗，光耀如日。如愷比甚，衆愷憮然自失。崇爲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每冬得韭菘齋，嘗與愷出游，爭入洛城。崇牛迅若飛禽，愷絕不能及。愷每以此三事爲恨，乃密貨崇帳下，問其所以。荅云：豆至難煮，豫作熟末，客來但作白粥以投之耳。韭菘壘是搗韭根，雜以麥苗耳，牛奔不遲。良由馭者，遂不及反制之，可聽蹠轅則缺矣。于是悉從之，遂爭長焉。崇後知之，因殺所告者。嘗與王敦入太學，見顏回原憲之象，顧而歎曰：若與之同

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敦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崇正色曰：士當名聲俱泰，何至甕牖哉？其立意類此。劉輿兄弟少時爲王愷所嫉，愷召之宿，因欲坑之。崇素與輿等善，聞當有變，夜馳詣愷，問二劉所在。愷迫卒不得隱，崇徑造於後齋，索出同車而去。語曰：年少何以輕就人宿？輿深德之。外賈謐誅崇，以黨與免官。時趙王倫專權，崇甥歐陽建與倫有隙，崇有妓曰綠珠，美而豔，善吹笛。孫秀使人求之，崇時在金谷別館，方登涼臺，臨清流，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盡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被羅縠，曰：在所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則麗矣，然本受命指索綠珠。

不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通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崇曰：不然，使者出而又反，崇竟不許。秀怒，乃勸倫誅崇。建

### 石崇事

耕桑偶記曰：石崇砌上就苔蘚刻百花，飾以金玉。曰：壺中之景不過如是。

又

外國有進火浣布者，武帝製爲衫衣之。幸石崇第，崇知之，身故常衣，而令從奴五十人皆火浣衫以迎帝。

### ○綠珠傳

綠珠者，姓梁，白州博白縣人也。州則南昌郡古越地，秦象  
郡，漢合浦縣地。唐武德初，削平蕭銑，於此置南州，尋改爲  
白州，取白江爲名。州境有博白山，博白江，盤龍洞，房山，雙  
角山，大荒山，山上有池，池中有婢妾魚，綠珠生雙角山下，  
美而豔，越俗以珠爲上寶，生女爲珠娘，生男爲珠兒，綠珠  
之字，由此而稱。晉石崇爲交趾採訪使，以真珠三斛致之，  
崇有別廬在河南金谷澗，澗中有金水，自太白源來，崇即  
川阜，製園館，綠珠能吹笛，又善舞，明君，明君者，漢妃也。漢  
元帝時，匈奴單于入朝，詔王嬙配之，即昭君也。及將去，入  
辭，光采射人，天子悔焉，重難改，更漢人憐其遠嫁，爲作崇  
此歌

以此曲教之，而自製新歌曰：我本名家女，將適單于庭。辭  
別未及終，前驅已抗旌。僕御涕流離，猿馬悲且鳴。哀鬱傷  
五內，涕泣沾珠纓。行行日已遠，遂造匈奴城。延我於穹廬，  
加我闕氏名。殊類非所安，雖貴非所榮。父子見凌辱，對之  
慙。且驚殺身良，不易默默以苟生。苟生亦何聊，積思常憤  
盈。願假飛鳥翼，弃之以遐征。飛鴻不我顧，佇立以屏營。管  
爲匣中玉，今爲糞土塵。朝華不足歡，甘與秋少屏。傳語後  
世人，遠嫁難爲情。崇又製懊惱曲，以贈綠珠，崇之婢，美艷  
者，千餘人，擇數十人，粧飾一等，使忽視之，不相分別，刻玉  
爲蛟龍珮，縈金爲鳳皇釵，結袖繞楹而舞，欲有所召者，不

四語如  
雀鳴九  
霄

戲耍未  
管不富  
貴

呼姓名唯聽佩聲視釵色佩聲輕者居前釵色豔者居後  
以為行次而進趙王倫亂常賊類孫秀使人求綠珠崇方  
登涼觀臨清水婦人侍側使者以告崇出侍婢數百人以  
示之皆蘊蘭麝而披羅縠曰在所擇使者曰君侯服御麗  
則麗矣然命指索綠珠不知孰是崇勃然曰吾所愛不可  
得也秀因譖倫族之收兵忽至崇謂綠珠曰我今為爾獲  
罪綠珠泣曰願效死於君前崇止之遽墜樓而死崇棄東  
市時人名其樓曰綠珠樓在步廣里近狄泉在玉城之東  
綠珠有弟子宋諱有國色善吹笛後入晉明帝宮中今白  
州有一派水自雙角山出谷容州江呼為綠珠江亦猶歸

山靈水  
秀信然  
信然

州有昭君灘吳有西施谷脂粉塘蓋取美人出處為名又  
有綠珠井在雙角山下耆老傳云汲此井者誕女必多美  
麗閭里有識者以美色無益於時因以巨石鎮之迨後雖  
有產女端妍者而七竅四肢多不完具異哉山水之使然  
昭君村生女皆炎破其面故白居易詩曰不效往者戒恐  
貽來者寃至今村女面燒灼成癍痕又與不完具者同焉  
牛僧孺周秦行記云夜宿薄太后廟見戚夫人王嬙太真  
妃潘淑妃各賦詩言志別有善笛女子短鬟衫具帶貌甚  
美與潘氏偕來太后以接坐居之令吹笛往還亦及酒太  
后顧而謂曰識此否石家綠珠也潘妃養作妹太后曰綠

珠豈能無詩乎。綠珠相謝作曰：此百人非晉日人。笛聲空，怨趙王倫紅殘，鈿碎花樓下。金谷千年更不春。太后曰：牛秀才遠來，今日誰人與伴。綠珠曰：石衛尉性嚴忌，今有死不可及。亂然事雖詭怪，聊以解頤。噫！石崇之殺，雖自綠珠始，亦其來有漸矣。崇嘗刺荊州，劫奪遠使，沉殺商客，以致巨富。又遺王愷鳩鳥，共為鳩毒之事，有此陰謀，加以每邀燕集，令美人行酒，客飲不盡者，使黃門斬美人。王丞相與大將軍嘗共訪崇，丞相素不能飲，輒自免強。至于沉醉，至惟人所召，崇心不義，舉動殺人，烏得無報也。非綠珠無以

速石崇之誅，非石崇無以顯綠珠之名。綠珠之墜樓，侍兒之有貞節者也。比之於古，則有田六出六出者，王進賢侍兒也。進賢晉愍太子妃，洛陽亂，石勒掠進賢渡孟津，欲妻之。進賢罵曰：我皇太子婦，司徒公女，胡羌小子，敢干我乎！言畢投河。六出曰：大既有之，小亦宜然。復投河中。又有窈娘者，武周時喬知之寵婢也。盛有姿色，特善歌舞。知之教讀書，善屬文，深所愛幸。時武承嗣驕貴，內宴酒酣，迫知之將金玉睹窈娘，知之不勝，便使人就家強載以歸。知之怨悔作綠珠篇，以叙其怨。詞曰：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斛買娉婷。此日可憐無得比，此時可愛得人情。君家閨閣未

曾難嘗持歌舞使人看。富貴雄豪非分理。驕矜勢力橫相  
干。辭君去君終不忍。徒勞掩面傷紅粉。百年離別在高樓。  
一旦紅顏爲君盡。知之私爲承嗣家。闈奴傳詩於窈娘。得  
詩悲泣投井而死。承嗣令汲於井。衣中得詩。鞭殺闈奴。諷  
吏羅織知之。以至殺焉。悲夫二子以愛姬示人。掇喪身之  
禍。所謂倒持太阿。授人以柄。易曰。慢藏誨盜。冶容誨淫。其  
此之謂乎。其後詩人題歌舞伎者。皆以綠珠爲名。庾肩吾  
曰。蘭堂上客至。綺席清絃撫。自作明君辭。還爲綠珠舞。李  
元忠云。絳樹搖歌扇。金谷舞筵開。羅袖拂歸客。留歡醉玉  
杯。江惣云。綠珠銜淚舞。孫秀強相邀。綠珠之沒。已數百年。

剝此革  
面皮

矣。詩人尚詠之不已。其故何哉。蓋一婢子不知書。而能感  
主恩。憤不顧身。其志凜冽。誠足使後人仰慕歌咏也。至有  
享厚祿。盜高位。亡仁義之行。懷反覆之情。暮四朝三。唯利  
是視。節操反不若一婦人。豈不媿哉。今爲此傳。非徒實美  
麗室禍源。且欲懲戒辜恩背義之類也。季倫死後十日。趙  
倫敗。左衛將軍趙泉斬孫秀于中書。軍士趙駿剖秀心。食  
之。倫囚金墉城。賜金屑酒。倫慙。以巾覆面曰。孫秀誤我也。  
飲金屑而卒。皆夷家族。南陽生曰。此乃假天之報怨。不然  
何梟夷之立見乎。

○翔風



老識貨  
老江湖

生愛死  
焉不如

石季倫所愛婢名翽風。魏末於胡中買得，年始十歲，使房內養之。至年十五，容貌無比，特以姿態見美，妙別玉聲，能觀金色。石氏之富，財比王家，驕侈當世，珍寶瑰奇，視如瓦石，聚如糞土，皆殊方異國所得，莫有辨識其出處者。乃使翽風別其聲色，並知其所出之地。言西方北方，玉聲沉重，而性溫潤，佩服益人靈性。東方南方，玉聲輕潔，而性清涼，佩服利人精神。石氏侍人美豔者數千人，翽風最以文辭擅愛。石崇嘗語之曰：吾百年之後，當指白日以汝為殉。答曰：生愛死，離不如無愛。妾得為殉，身其何朽。於是彌見寵愛。崇嘗擇美容姿相類者數十人，裝飾衣服，大小一筭，使

情深  
道不能  
知死愛  
生高更  
不如無  
生乎

忽覩不相分別，常侍於側，使翽風調玉以付工人，為倒龍之珮，縈金為鳳冠之釵，言刻玉為倒龍之勢，鑄金釵象鳳凰之冠，結紳繞盈而舞，使晝夜聲色相接，謂之恒舞。欲有所召者，不呼姓名，悉聽珮聲，視釵色，玉聲輕者居前，金色艷者居後，以為行次而進也。使數十人，各含異香，使行而笑語，則口氣從風而颺，又屑沉水之香，如塵末，布致象床上，使所愛踐之，無跡者，即賜真珠百琲，若有跡者，則節其飲食，令體輕弱。故閨中相戲曰：爾非細骨輕軀，那得百琲真珠及翽風。年至三十，妙年者爭嫉之，或言胡女不可為羣，竟相排毀。崇受譖潤之言，即退翽風為房老，使主羣少

乃懷怨對而作五言詩曰春華誰不美卒傷秋落時突烟  
還自低鄙退豈所期桂芬徒自蠹失愛在蛾眉坐見芳時  
歇憔悴空自嗤石氏房中並歌此為樂曲至晉末乃止

徐君舊

徐君舊字懷簡幼聰明好學尤長於部書問無不對善弦  
歌為梁湘東王鎮西諮議參軍頗好聲色侍妾數十皆佩  
金翠曳羅綺服玩悉以金銀飲酒數升便醉而閉門盡日  
酣歌每遇歡謔則飲至斗有時載伎肆意游行荆楚山川  
靡不歷踐時襄陽魚弘亦以豪俊稱府中謠曰北路魚南  
路徐然君舊弗如也文冠一府特有輕豔之才新聲巧笑

人多諷習魚弘身長八尺白皙美姿容累從征討常為軍  
鋒歷南譙盱泗竟陵太守嘗謂人曰我為郡有四盡水中  
魚鼈盡山中麀鹿盡田中米穀盡村里人庶盡丈夫生如  
輕塵棲弱少白駒之過隙人生但歡樂富貴在何時於是  
恣意酣賞侍妾百餘人不勝金翠服玩車馬皆窮一時之  
驚絕有眠床一張皆是蹙柏四面周匝無一有異通用銀  
鏤金花壽福兩重為脚為湘東王鎮西司馬述職西上道  
中乏食緣路采菱作菱米飯給所部弘度之所過後人覓  
一菱不得又於窮洲之上捕得數百獼猴膳以為脯以供  
酒食比及江陵資食復振逢勅迎瑞豫王令送像下都弘

率部曲數百，悉衣錦袍，赫奕滿道，頗爲人所慕。

蕭宏

梁大尉臨川王宏，長八尺餘，白皙美容，止而縱恣，不悛奢侈過度，修第擬於帝宮，後庭數百千人，皆極天下之選，所幸姬江無畏，服玩侔於齊東昏潘妃，寶珥直千萬，好食鯖魚頭，常日進三百，其他珍膳盈益後房，食之不盡，棄諸道路。江本吳民女也，世有國色，親從子女，徧游王侯後宮，宏以介弟之貴，無他量，能恣意科歛庫室，垂有百間，在後堂之內，關鑰甚嚴，有疑是鎧仗者，密以聞武帝，帝於友于甚厚，殊不悅，宏愛妾江氏，寢膳不能暫離，上一日送盛饌與

江曰：當來就汝歡宴，唯携布衣之舊，射聲校尉丘佗卿往，與宏及江大飲，半醉後，謂曰：我今欲履行，汝後房便呼後閣，輿徑往屋所，宏恐上見其賄貨，頰跡怖懼，上意彌信，是仗屋，屋既檢視，宏性愛錢，百萬一聚，黃榜標之，千萬一庫，縣一紫標，如此三十餘間，帝與佗卿屈指計見錢三億餘萬，屋貯布絹絲綿，漆蜜紵蠟，朱砂雜貨，但見滿庫，不知多多，帝始知非仗，大悅，謂曰：阿六，汝生活大可劇，飲至夜乃還，兄弟更睦。

○高陽王

後魏高陽王雍，居近青陽門外數里，御道西旁，洛中之甲

第也。正光中，雍為丞相，給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貴極人臣。富兼山海，居第匹於帝宮，白壁丹檻，窈窕連雲，飛簷屋宇，膠葛周通。童僕六千，妓女五百。隋珠照日，羅衣從風。自漢晉以來，諸王豪俊，未之有也。出則鳴騶御道，文物成行，饒歌繁響，笳聲哀怨。入則歌姬舞女，擊箎吹笙，絲管迭奏，連宵盡日。其竹林魚池，侔于禁苑，芳榭如積珍木，連陰雍薨後，諸妓女悉令入道。或有出家者，美人徐月華善箎，箎能為明妃出塞之曲，聞者莫不動容。永安中，與衛將軍原士康為側室，士康宅亦近青陽門。徐鼓箎箎而歌，哀聲入雲，行路聽者，俄而成市。徐常語士康云：王有二美姬，一

名修容，二名艷姿，並蛾眉皓齒，潔貌傾城。修容亦為綠水歌，艷姿善逐風舞，並愛傾後室。寵冠諸姬，士康嘗此，常令徐鼓綠水、火鳳之曲焉。

○河間王

後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山林之饒，爭修園宅，各相誇競。崇門豐室，阿戶連房，飛館生風，重樓起霧，高臺芳榭，家家而築，花林曲池，園園而有。莫不棗李夏綠，竹柏冬青。而河間王琛最為豪首，常與高陽爭衡。造文柏堂，如徽音殿，置玉井金鐘，以五色絹為繩，伎女三百人，盡皆國色。有婢朝雲善吹箎，能作團扇歌，隴上聲。琛為秦州刺史，

燦若雲  
張護至

諸羌外叛，屢討之不降。琛令朝雲假爲貧嫗，吹篪而乞。諸羌聞之，悉皆流涕，迭相謂曰：「何爲弃墳井在山谷爲寇也？」即相率歸降。秦民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篪。」琛爲秦州無政績，遣使向西域求名馬，遠至波斯國，得千里馬，鬪曰追風赤，其次有七百里者十餘匹，皆有名字，以銀爲槽，金爲環鑲。諸王服其豪富。琛嘗語人云：「晉室石崇乃是庶姓，猶能雉頭狐腋，盡卯雕薪，况我大魏天王，不爲華侈，造迎風館于後園窗戶之上，列錢青瑣玉鳳，銜鈴金龍吐旒，素奈朱李，株條入簷，妓女樓上坐而摘食。琛嘗會宗室陳諸寶器，金瓶銀瓮百餘口，甌擎盤合，稱是餘酒器，有水晶

鉢、瑪瑙瑠璃碗、赤玉卮數十枚，工作奇妙，中土所無，皆從西來。又陳女樂及諸名馬，復引諸王案行府庫，錦罽珠璣，冰羅霧縠，充積其內。琛謂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融立性貪暴，志欲亡限，見之惋歎，不覺生疾，還家臥三日不起。及爾朱氏亂後，王侯第宅多題爲壽丘閭里，列剎相望，祇洹鬱起，寶槍高臨。四月八日，酈京士女多至河間寺觀，其堂廡綺麗，無不歎息，以爲蓬萊仙室，亦不是過也。

### 寧王

寧王憲貴盛，寵妓數千人，皆絕藝上色。宅左有賣餅者妻，

織白明媚，王一見屬目，厚遺其夫，取之，寵惜愈等。環歲因問之，汝復憶餅師否？默然不對。王召餅師使見之，其妻注視，雙淚垂頰，若不勝情。時王座客十餘人，皆當時文士，無不悽異。王命賦詩，王右丞維詩先成，莫以今時寵，寧忘舊日恩。看花滿目淚，不共楚王言。

○○元載

元載末年，造芸輝堂于私第，芸輝香少也。出于閩國，其香潔白如玉，入土不朽。爛春之為屑，以塗壁，故號芸輝焉。而更構沉檀為梁棟，飾金銀為戶牖，內設懸黎屏風，紫綉帳，其屏風本楊國忠之寶也。屏上刻前代美女妓樂之形，列

奇花異  
并金谷  
園中所  
無

以瑁玳水犀為押絡，絡以真珠琴瑟，其為精妙，殆非人工所及。紫綉帳得於南溪洞中之酋帥，則鮫綉之類也。輕疎而薄，如無所得，雖屬凝冬而風不能入，盛夏則清涼自至，其色隱隱焉，忽不知其帳也。謂載臥內有紫氣，而服玩之，奢僭擬于帝王之家。芸輝之前有池，悉以白石砌其岸，中有殘陽花，亦類白蘋，其花紅大如牡丹，不知自何而來也。更有碧芙蓉，香潔菡萏，偉於常者。載因暇日，凭闌以觀，忽聞歌聲清響，若十四五女子唱焉。其曲則玉對後庭花也。載驚惡，既甚，遂剖其花，更無所見，則秘之不令人知。載有鹿鬣紫拂色，如爛椹，可長三尺，削水晶為柄，刻紅玉為環。

鈕或風雨晦暝臨流沾濕則光采搖動奮然如怒置之於  
 堂中夜則蚊蚋不敢入拂之為聲鷄犬無不驚逸者垂之  
 池潭則鱗介之屬悉俯伏而至引水于空中則成瀑布燒  
 燕肉裹之則焯焯焉若生雲霧厥後上知其異屢言之載  
 不得已而遂進焉載云得于洞庭道士張知和載寵姬薛  
 瑤英攻詩書善歌舞仙姿玉質肌香體輕雖旋波搖光飛  
 燕綠珠不能過也瑤英之母趙娟亦本岐王之愛寵後出  
 為薛氏妻生瑤英而幼以香啗之故肌香也及載納為姬  
 處金絲之帳却塵之褥其褥出自勾驪國一云是却塵之  
 獸毛所為也其色鮮妍柔軟亡比衣龍綃之衣一衣無一

有是亭  
 滿該有  
 是人

張娜可

二兩搏之不盈一握載以瑤英體輕不勝重衣故於異國  
 以求是服也唯賈至楊炎公南與載友善故性往得見歌  
 舞至因贈詩曰舞怯銖衣重笑疑桃臉開方知漢武帝虛  
 築避風臺公南亦作長歌褒其美略曰雪面澹娥天上女  
 鳳簫鸞翅欲飛去玉釵碧翠步無塵楚腰如柳不勝春瑤  
 英善為巧媚載惑之怠於庶務而瑤英之父曰宗本兄曰  
 從義與趙始遍相出入以構賄賂踰為關節與中書主吏  
 卓倩等為腹心而宗本輩以事告者載未嘗不領之天下  
 資寶貨求大官職無不恃載權勢指薛卓為梯媒及載死  
 瑤英自為里人妻矣論者以元載喪令德而崇貪名白一

婦人而致也。

張功甫

張氏功甫號約齋，忠烈王諸孫，能詩，一時名士大夫莫不交游。其園池聲妓服玩之麗甲天下，嘗于南湖園作駕雲亭於四古松間，以巨鉄絙懸之空中，而羈之松身，當風月清夜與客梯登之，飄搖雲表，真有挾飛仙遊紫清之意。王簡卿侍郎嘗赴其牡丹會，云衆賓既集，坐一虛堂，宋無所有，俄問左右云：香已發未？答云：已發，命捲簾，則異香自內出，郁然滿座。羣奴以酒肴絲竹次第而至，別有名妓數十輩，皆衣白，首飾衣領皆綉牡丹，首戴照殿紅，一妓執板奏

歌，侑觴，歌罷樂作，乃退，復垂簾談論自如。良久香起，捲簾如前，別數十妓易服與花而出，大抵簪白花，則衣紫，紫花則衣鵝黃，黃花則衣紅，如是十盃，衣與花凡十易。所謳者皆前輩牡丹名詞，酒竟歌者樂者百數十人，列行送客，燭光香霧歌吹雜作，客皆恍然如仙游也。

○韓侂胄

韓侂胄有愛姬小過，被譴，錢唐令程松壽亟召女僧，以八百千市之，舍之中堂，旦夕夫妻上食，事之甚謹。姬惶恐莫知所由，居數日，侂胄意解，復召之，知爲松所市矣。大怒，松壽聞之，亟上謁獻之，曰：頃有郡守辭闕者，將挾市去外郡。



誰似不  
安居然  
向氣岸  
自高輝  
中亦不  
易得

某忝赤縣恐忤鈞顏故為王匿之舍中耳。侂胄意猶未平，  
姬既入真言松壽謹待禮。侂胄大喜，即日躡除太府寺丞，  
尋遷監御史。踰年進右諫議大夫，猶快快不滿，乃更市一  
美人獻之名曰松壽。侂胄追問之，奈何與大諫同名。荅曰：  
欲使賤名常達鈞聽耳。侂胄憐之，即除同知樞密院事。○  
侂胄有四妾，皆郡夫人。其三夫人號滿頭花，新進者號四  
夫人，尤寵幸。通籍宮中，慈明嘗詔入賜坐。四夫人即與慈  
明偶席。其次有十婢，均寵有獻北珠冠四枚者。侂胄喜以  
遺四夫人。十婢者皆愠曰：「等。人。耳。我。輩。不。堪。戴。邪。」侂胄患  
之時，趙師辨以列卿守臨安，聞之，亟出十萬緡市北珠冠。

六丈大  
十尺軀  
甘作鷄  
犬非冠  
蒙中禽  
獸耶可  
耻可耻

十枚。噉侂胄入朝獻之。十婢者大喜，分持以去。侂胄歸，十  
婢咸來謝。翌日，都市行燈，十婢皆頂珠冠而出，觀者如堵。  
歸語侂胄曰：「我輩得趙大卿，光價十倍。王何吝，酌一官邪？」  
侂胄許之。遂進師辨工部侍郎。侂胄又嘗與客飲南園，師  
辨與焉。過山庄竹籬茅舍，曰：「此真田舍境，但欠鷄鳴犬吠  
耳。少焉有犬吠，藜薄間視之，乃師辨也。」侂胄大悅，益親愛  
之。太學諸生有詩曰：「堪笑明庭鴛鴦，甘作村庄犬鷄。」一日  
冰山失勢，湯燖鑊煮刀割。

正豐異錄 卷六

新鐫玉茗堂批選王弼州豔異編卷十六  
幽期部一  
○司馬相如傳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學擊劍  
故其親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  
如以貲為郎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會景帝不  
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  
乘梁莊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  
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  
之賦會梁孝王卒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

新鐫玉茗堂批選王弼州豔異編卷十七

幽期部一

○司馬相如傳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書學擊劍  
故其親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學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  
如以貲為郎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非其好也會景帝不  
好辭賦是時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  
乘梁莊忌夫子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  
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  
之賦會梁孝王卒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

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游不遂，而來過我相如。往舍都亭，臨邛令謬爲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爲具召之，并召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謁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往，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強往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爲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寡好音，故相如謬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其詩曰：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凰。有豔淑女，處蘭房。室迩而人遐，毒我腸。何由交頸爲鴛鴦？又曰：鳳兮鳳兮，從凰栖，得托孳尾，永爲妃。交情通體必和諧，中夜相從，別有誰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閒雅，是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秣，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曰：長卿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爲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壚。相如身自着犢鼻褌，與保庸雜作滌器於市中。卓王孫聞而耻之。

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宦游不遂，而來過我相如。往舍都亭，臨邛令謬爲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爲具召之，并召令。既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謁司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往，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強往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爲鼓一再行，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寡好音，故相如謬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其詩曰：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凰。有豔淑女，處蘭房。室迩而人遐，毒我腸。何由交頸爲鴛鴦？又曰：鳳兮鳳兮，從凰栖，得托孳尾，永爲妃。交情通體必和諧，中夜相從，別有誰相如。之臨邛，從車騎，雍容閒雅，是都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家。居徒四壁，立卓王孫大怒曰：女至不秣，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人或謂王孫，王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曰：長卿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爲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壚。相如身自着犢鼻褌，與保庸雜作滌器於市中。卓王孫聞而耻之。

正豐具錄 卷之七  
爲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長卿故倦游，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令客獨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子文君，僅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居久之，蜀人楊得意爲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爲天子游獵賦賦，成奏之。上許，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爲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爲齊稱，無是公者，無是人也。

也。明天子之義，故空籍此三人爲辭，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童歸之於節儉，因以諷諫。奏之天子，天子大悅，以爲郎。相如爲郎數歲，會唐蒙使畧通夜郎，西犍中發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爲發，轉漕萬餘人，因興法誅其渠帥，巴蜀民大驚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因喻告巴蜀民，以非上意。相如還報，唐蒙已畧通夜郎，因通西南夷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成，士卒多物，故費以巨萬計。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是時邛笮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爲內臣，妾請吏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笮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

嘗通爲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爲置郡縣愈於南夷  
天子以爲然乃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  
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至  
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爲寵於是  
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卓王孫喟然  
而歎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而厚分與其女財與男  
等同司馬長卿便畧定西夷邛笮冉駹斯榆之君皆請爲  
內臣除邊關關益斥西至洙若水南至牂牁爲徼通零關  
道橋孫水以通邛都還報天子天子大說其後有人上書  
言相如使時金失官居歲餘復爲郎相如口吃而善著書

常有消渴疾與卓氏婚饒於財其進仕宦未嘗肯與公卿  
國家之事稱病閒居不慕官爵相如拜爲孝文園令既病  
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若  
不然後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歿家無書問其妻對  
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即空屋長卿  
未歿時爲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它書其遺札  
書言封禪事奉所忠忠奏其書天子異之

卓文君

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還成都貧居愁懣以所著鸕鶿裘  
就市人陽昌貰酒與文君爲懽既而文君抱頸而泣曰我

平生富足，今乃以衣裘賣酒，遂相與謀於成都賣酒。相如親著犢鼻禪滌器，以耻王孫。王孫果以為病，乃厚給文君。文君遂為富人。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如脂，十七而寡，為人放誕風流，故悅長卿之木，而越禮焉。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還成都，悅文君之色，遂以發痼疾，乃作美人賦，欲以自刺，而終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為誄傳於世。

又

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為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

賈午

賈午太尉充少女，父韓壽，子德真，南陽堵陽人。魏司徒暨曾孫，美姿貌，善容止。賈充辟為司空掾，充每宴賓寮，其女輒於青瑣中窺之，見壽而悅焉。問其左右，識此人否？有一婢說壽姓字云，是故主人女，大感想發於寤寐。婢往至壽家，具說女意，并言其女光麗豔逸，端美絕倫。壽聞其心動，便令為通殷勤。婢以白女，女遂潛修音好，厚相贈結。呼壽夕入壽，勁捷過人，踰垣而至家中，莫知。惟充覺其女悅暢，異于常日。時西域有貢奇香，一着人則經月不歇，帝甚貴之。惟以賜充及大司馬陳騫，其女密盜以遺壽。充寮屬與

壽燕處聞其芬馥稱之於充自是充意知女與壽通而其門閣嚴峻不知所由得入乃夜中陽驚有盜因使循墻以觀其變左右白曰無餘異惟東北角如狐狸行處充乃拷問女之左右具以實對充秘之遂以女妻壽壽官至散騎常侍河南尹

○鶯鶯傳 卽會真記

唐貞元中有張生者性温茂美風容内秉堅孤非禮不可入或朋從游宴擾雜其間他人皆洵洵拳拳若將不及張生容順而已終不能亂以是年二十三未嘗近女色知者詰之謝而言曰登徒子非好色者是有淫行余真好色者

而適不我值何以言之大凡物之尤者未嘗不留連於心是知其非忘情者也詰者識之亡幾何張生游於蒲蒲之東十餘里有僧舍曰普救寺張生寓焉適有崔氏孀婦將歸長安路出於蒲亦止茲寺崔氏婦鄭女也張出於鄭緒其親乃異派之從母是歲渾瑊薨於蒲有中入丁文雅不善於軍軍人因喪而擾大掠蒲人崔氏之家財產甚厚多奴僕旅寓惶駭不知所托先是張與蒲將之黨有善請吏護之遂不及於難十餘日廉使杜確將天子命以統戈節令於軍軍由是戢鄭厚張之德甚因飾饌以命張中堂宴之復謂曰姨之孤嫠未亡提攜幼穉不幸属師徒大潰實

天姿何  
用人飾  
耶信然

不保其身。弱子幼女，猶君之生也。豈可比常恩哉！今俾以仁兄禮奉見，冀所以報恩也。命其子曰歡郎，可十餘歲，容甚溫美。次命女出拜爾兄，爾兄活爾久之，辭疾。鄭怒曰：張兄保爾之命，不然爾且虜矣，能復遠嫌乎？久之乃至，常服悴容，不加新飾，垂鬟黛，接雙臉，斷紅而已。顏色艷異，光輝動人。張驚為之禮，因坐鄭傍，以鄭之抑而見也。疑睇怨絕，若不勝其體，問其年紀。鄭曰：今天子甲子歲之七月終，今貞元庚辰生十七年矣。張生稍以詞導之，不對，終席而罷。張自是惑之，願致其情，無由得也。崔之婢曰紅娘，生私為之禮者數四，乘間遂道其衷。婢果驚沮，潰然而奔。張生悔

天渴

三字着  
又

之翌日，婢復至。張生乃羞而謝之，不復云所求矣。婢因謂張曰：郎之言所不敢言，亦不敢泄。然而崔之族姻君所詳也，何不因其德而求娶焉？張曰：予始自孩提，性不苟合，或時統綺開，若曾莫流盼，不為當年終有所蔽。昨日一席間，幾不自持，數日來行忘止，食忘飽，恐不能逾旦暮。若因媒氏而娶，納采問名，則三數月間，索我於枯魚之肆矣。爾其謂我何？婢曰：崔之貞順自保，雖所尊不可以非語犯之。下人之謀，固難入矣。然而善屬文，逞逞沉吟章句，怨慕者久之。君試為喻情詩以亂之，不然則無由也。張大喜，立綴春詞二首以投之。是夕紅娘復至，持綵箋以授張曰：崔所命



不得不如此

也題其篇曰明月三五夜其詞曰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拂墻花影動疑是玉人來張亦微喻其旨是夕歲二月旬有四日矣崔之東有杏花一樹扳援可踰既望之夕張因梯其對而踰焉達于西廂則戶半開矣紅娘寢於床上因驚之紅娘駭曰郎何以至張因給之曰崔氏之戕召我矣爾為我告之亡幾紅娘復來連曰至矣至矣張生且喜且駭必謂獲濟及女至則端服嚴容大數張曰兄之恩活我之家厚矣是以慈母以弱子幼女見託奈何因不令之婢致淫逸之詞始以護人之亂為義而終掠亂以求之是亂其去幾何誠欲寢其詞則保人之姦不義明之

滋味正  
在此翻  
不允若  
容易上  
手便是  
家常茶  
飯矣

於母則背人之惠不祥將寄於婢僕又懼不得發其真誠是用託短章願自陳啓猶懼兄之見難是用鄙靡之詞以求其必至非禮之動能不愧心特願以禮自持毋及於亂言畢翻然而逝張自失者久之復踰而出於是絕望數夕張君臨軒猶寢忽有人覺之驚歛而起則紅娘歛衾携枕而至撫張曰至矣至矣睡何為哉並枕同衾而去張生拭目危坐久之猶疑夢寐然而修謹以俟俄而紅娘捧崔氏而至至則嬌羞融洽力不能運支體曩時端莊不復同矣是夕旬有八日矣斜月晶熒幽輝半床張生飄飄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謂從人間至矣有頃寺鐘鳴天將曉紅娘促

嬌態如  
画

這一月  
好難過

去崔氏嬌啼宛轉紅娘又捧之而去終夕無一言張生辨  
色而興自疑曰豈其夢邪及明覩粧在臂香在衣淚光熒  
熒然猶瑩於茵席而已是後十餘日杳不復至張生賦會  
真詩三十韻未畢而紅娘適至因授之以貽崔氏自是復  
容之朝隱而出暮隱而入同會於曩所謂西廂者幾一月  
矣張生常詰鄭氏之情則曰知不可柰何矣因欲就成之  
亡何張生將之長安先以詩諭之崔氏宛無難詞然而愁  
怨之容動人矣將行之夕再不復可見而張生遂西不數  
月復游於蒲舍於崔氏者又累月崔氏甚工刀札善屬文  
求索再三終不可見往往張生自以文挑之不甚觀覽大

古如篴  
賈

畧崔之出人者勢必窮極而貌若不知言則敏辨而寡於  
酌對待張之意甚厚然未嘗以詞繼之時愁艷幽邃恒若  
不識喜愠之容亦罕形見異時獨夜操琴愁弄悽惻張竊  
聽之求之則終不復鼓矣以是愈惑之張生俄以文調及  
期又當西去當去之夕不復自言其情愁歎於崔氏之側  
崔已陰知將訣矣恭貌怡聲徐謂張曰始亂之終弃之固  
其宜矣愚不敢恨必也君亂之君終之君之惠也則沒身  
之誓其有終矣又何必深感於此行然而君既不憚無以  
奉寧君常謂我善鼓琴向時羞顏所不能及今且往矣既  
君此誠因命拂琴鼓霓裳羽衣序不數聲哀音怨亂不復

知其是曲也。左右皆歔歔。崔亦遽止之。投素泣下。流漣趨歸。鄭所遂不復至。明旦而張行。明年文戰不勝。遂止於京。因貽書於崔。以廣其意。崔氏緘報之詞。粗載於此云。捧覽來問。撫愛過深。兒女之情。悲喜交集。兼惠花勝一合。口脂五寸。致燿首膏脣之飾。雖荷殊恩。誰復爲容。睹物增懷。但積悲歎。便伏承使於京中。就業進修之道。固在便安。但恨僻陋之人。永以遐棄。命也如此。知復何言。自去秋以來。嘗忽忽如有所失。於誼譁之下。或勉爲語笑。閑宵自處。無不淚零。乃至夢寐之間。亦多叙感咽離憂之思。綢繆繾綣。暫若尋常。幽會未終。驚魂已斷。雖半衾如暖。而思之甚遠。一

增拜辭。倏逾舊歲。長安行樂之地。觸緒牽情。何幸不忘。幽微眷念。亡斃鄙薄之志。無以奉酌。至于終始之盟。則固不在鄙管中。表相因。或同宴處。婢僕見誘。遂致私誠。兒女之心。不能自固。君子有援琴之挑。鄙人無投梭之拒。及薦寢席。義盛意深。愚細之情。永謂終託。豈期既見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獻之羞。不復明侍巾幘。沒身永恨。含歎何言。倘仁人用心。俯遂幽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如或達士畧情。捨小從大。以先配爲醜。行謂要盟之可欺。則當骨化形銷。丹誠不沒。因風委露。猶託清塵存沒之誠。言盡于此。臨紙嗚咽。情不能申。千萬珍重。珍重千萬。玉環一枚。是兒嬰

年所美。寄充君子下體所佩玉。取其堅潤不渝。環取其終始不絕。兼亂絲一絢。文竹茶碾子一枚。此數物不足見珍意者。欲君子如玉之真秘。志如環不解。淚痕在竹。愁緒縈絲。因物達誠。永以為好耳。心邇身遐。拜會無期。幽憤所鍾。千里神合。千萬珍重。春風多厲。盪飯為佳。慎言自保。無以鄙為深念。張生發其書於所知。由是時人多聞之。所善楊巨源好屬詞。因為賦崔娘詩。絕云。清潤潘郎玉。不如中庭蕙草雪。銷初風流才子多。春思腸斷蕭娘一紙書。河南无積亦續生會真詩。二十韻曰。微月透簾櫳。螢光度碧空。遙天初縹緲。低對漸葱蘢。龍吹過庭竹。鸞歌拂井桐。

垂薄露。環珮響。輕風絳節。曉金母雲心。捧玉童更深。人情悄。晨會雨濛濛。珠瑩光文。履花明。隱繡籠。瑤釵行彩鳳。羅帔掩丹虹。言自瑤華浦。將朝碧玉宮。因游里城北。偶向宋家東。戲調初微拒。柔情已暗通。低環蟬影動。迴步玉塵蒙。轉面流花雪。登床抱綺叢。鴛鴦交頸舞。翡翠合歡籠。眉黛羞偏聚。唇朱暖更融。氣清蘭蕊馥。膚潤玉肌豐。無力慵移履。多嬌愛斂躬。汗光珠點點。髮亂綠葱蔥。方喜千年會。俄聞五夜窮。留連時有限。縵繆意難終。慢臉含愁態。芳詞誓素衷。贈環明運合。留結表心同。啼粉流清鏡。殘燈遶閨蟲。華光猶冉冉。旭日漸瞳瞳。乘鶯還歸洛。吹簫亦止嵩。衣香

猶染麝枕賦尚殘紅。鬢鬢臨塘草。飄飄思渚蓬。素琴鳴鶴  
怨清漢。望歸鴻。海濶誠難度。天高不易冲。行雲無處所。蕭  
史在樓中。張之友聞之者。莫不聳異之。然而張亦志絕矣。  
稹特與張厚。因徵其詞。張曰。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  
其身。必妖於人。使崔氏子遇合。富貴乘寵。嬌不為雲。為雨。  
則為蛟。為螭。吾不知其所變化矣。管殷之辛。周之幽。據百  
萬之國。其勢甚厚。然而一女子敗之。潰其衆。辱其身。至今  
為天下僂笑。余之德不足以勝妖孽。是用忍情於時坐者。  
皆為深歎。後歲餘。崔已委身於人。張亦有所娶。後乃因其  
夫言於崔。求以外兄見。夫語之。而崔終不為出。張怨念之

說至此  
冰消凍  
粹

一五  
次

誠動於顏色。知之。潛賦一章。詞曰。自從別後。減容光。萬轉  
千迴。懶下床。不為旁人羞。不起為郎憔悴。却羞郎竟不之  
見。後數日。張生將行。又賦一章。以謝絕之。弃置今何道。當  
時且自親。還將舊來意。憐取眼前人。自是絕不復知矣。時  
人多許張為善補過者矣。予常於朋會之中。徃徃及此意。  
者使夫知者。不為為之者不惑。貞元歲九月。執事李公垂  
宿于予靖安里第。語及於是。公垂卓然稱異。遂為鶯鶯歌  
以傳之。崔氏小名鶯鶯。公垂以命篇。

李紳相公鶯鶯本傳歌

伯勞飛。遲燕飛。疾垂楊。綻金花。笑日綠窗嬌。女字鶯鶯。金

雀。姪。髮。年。十。七。黃。姑。上。天。阿。母。在。寂。莫。霜。姿。素。蓮。質。門。掩。重。關。蕭。寺。中。芳。草。花。時。不。曾。出。

○杜舍人牧之次會真詩三十韻

鸚。鵡。出。深。籠。麒。麟。步。遠。空。拂。牆。花。颭。颭。透。戶。月。朧。朧。暗。度。飛。龍。竹。潛。挨。宿。鳳。桐。松。篁。搖。夜。影。錦。繡。動。春。風。遠。信。傳。青。鳥。私。期。避。玉。童。柳。烟。輕。漠。漠。花。氣。淡。濛。濛。小。小。釵。簪。鳳。盤。盤。髻。縮。龍。無。言。欹。寶。枕。椒。而。背。銀。缸。姑。射。臨。仙。闕。嫦。娥。降。月。宮。精。神。絕。趙。北。顏。色。冠。蒲。東。密。約。千。金。直。靈。犀。一。點。通。修。眉。蛾。綠。掃。媚。臉。粉。香。蒙。燕。隱。凝。香。壘。蜂。藏。芍。藥。禁。留。燈。垂。繡。幕。和。月。軟。簾。攏。弱。體。花。枯。顫。嬌。顏。汗。顆。融。筓。抽。織。玉。

軟。蓮。襯。朶。頤。豐。笑。吐。丁香。舌。輕。搖。楊。柳。躬。未。酌。前。恨。足。肯。放。此。情。鬆。幽。會。愁。難。再。通。宵。意。未。窮。錦。衾。温。未。煖。玉。漏。滴。將。終。密。語。重。言。約。深。盟。各。訴。衷。對。交。連。理。並。蒂。結。合。歡。同。烟。篆。銷。金。獸。燈。花。落。玉。蟲。殘。星。光。閃。閃。曙。色。影。曠。曠。別。泪。傾。江。海。行。雲。蔽。華。嵩。花。鈿。留。寶。曆。羅。帕。記。一作新紅有夢思。春。少。無。因。繫。斷。篷。傷。心。別。怨。雀。佇。目。送。歸。鴻。厚。德。難。酬。報。高。天。可。逕。冲。寸。誠。言。不。已。封。在。錦。箋。中。

王性之傳奇辨證

汝陰王銍

嘗讀蘇內翰贈子野詩云詩人老去鶯鶯在注言所謂張生乃張籍也僕按微之所作傳奇鶯鶯事在貞元十六年

春又言明年生文戰不利乃在十七年而唐登科記張籍以貞元十五年商郢下登科既先二年決非張籍明矣每觀斯文撫卷歎息未知張生男為何人意其非微之一等人不可當也會清源莊季裕為僕言友人揚阜公嘗讀微之所作姨母鄭氏墓志云其既喪夫遭軍亂微之為保護其家備至則所謂傳奇者盡微之自叙特假他姓以避就耳僕退而考微之長慶集不見所謂鄭氏志文豈僕家所收未完或別有他本然細味微之所叙及考於他書則與季裕之所說皆合蓋管人事有悖於義者多托之鬼神夢寐或假之他人或云見別書後世猶可考也微之心不自

抑既出之翰墨姑易其姓氏耳不然為人叙事安能委曲詳盡如此按樂天作微之墓志以太和五年薨年五十三則當以大曆十四年己未生至貞元十六年庚辰正二十二歲傳奇言生年二十二歲又韓退之作微之妻章叢誌文作婿章氏時微之始以選為校書郎正傳奇所謂後歲餘生亦有所娶者也貞元十八年微之始中書判拔萃授校書郎年二十四又微之作陸氏姊誌云予外祖父授睦州刺史鄭濟白樂天作微之母鄭夫人誌亦言鄭濟女而唐崔氏譜永寧一作尉鵬亦娶鄭濟女則鶯鶯者乃崔鵬之女於微之為中表正傳奇所謂鄭氏為異派之從母者也非特此而已僕家有微之作元

氏古艷詩百餘篇中有春詞二首其間皆隱鶯字傳奇言生立綴

春詞二首以授之不書諱字者即此意及自有鶯鶯詩離思詩雜憶詩與傳

奇所載猶一家說也又有古决絕詞夢游春詞前叙所遇

後言拾之以義及叙娶韋氏之年與此無少異者夢游春詞云當

年二紀初佳節三星度韋門正全盛出入多歡裕二紀初謂二十四歲也其詩多言雙文意謂

二鶯字為雙文也并書於後使覽者可考焉又意古艷詩

多微之專因鶯鶯而作無疑又微之百韻詩寄樂天云山

岫當階翠牆花拂面花時惟樂天知此事又云幼年與

賦詩云為見牆頭拂面花時惟樂天知此事又云幼年與

蒲中詩人楊巨源友善日課詩傳奇云生發其書於所知亦聞其說生一所善楊巨

源為賦崔娘一絕

凡是數端有一於此可驗决為微之無疑况於

如是之眾邪然必更以張生者豈元與張受性命氏本同

所自出邪張姓出元氏之後元姓亦然為跋氏至後魏有國改姓元氏僕喜討論考合

同異每聞一事隱而未見及可見而不同如瓦礫之在懷

必欲計閱歸於一說而後已嘗謂讀千載之書探千載之

迹必須盡見當時事理如身履其間絲分縷解終始備盡

乃可以置議論若畧執一言一事未見其餘則事之相戾

者多矣又謂前世之事無不可考者特學者觀書少而未

見爾微之所遇合雖涉於流宕自放不中禮義然名輩流

風流風一作風流餘韵照映後世亦人間可喜事而士之臻此者

三

讀書人

要如此

三

三

三

三



特鮮矣。雖巧為避就，然意微而顯見於微之。其他文辭者，彰著又如此。故反復抑揚，張而明之，以信其說。他時見所謂姨母鄭氏誌文，當詳載於後云。

元微之古豔詩詞

○春詞二首

春來頻到宋家東。垂袖開懷待好風。鶯藏柳暗無人語，惟有牆花滿樹紅。

○其二

深院無人草樹光。嬌鶯不語趁陰藏。等閒弄弄浮花片，流出門前賺阮郎。  
賺一作贈

○鶯鶯詩一首

殷紅淺碧舊衣裳。取次梳頭雅淡妝。夜合帶烟籠曉日，牡丹經雨泣殘陽。依稀似笑還非笑，彷彿聞香不是香。頻動橫波嬌一作真不語，等閒教見小兒郎。

○離思五首

自愛殘妝曉鏡中。銀釵銀篸綠絲叢。須臾日射燕脂頰，三朶紅酥旋欲融。  
鏤一作沒

○其二

山泉散漫繞階流。萬樹桃花映小樓。閒讀道書慵未起，水晶簾下看梳頭。

鳳華中  
却道出  
蒲團上

○其三  
紅羅著壓逐時新。杏子花紗嫩。麴塵第一。莫嫌才地薄。些些紕繆最宜人。

○其四

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却巫山不是雲。取次花叢嬾廻顧。半緣修道半緣君。

○其五

尋常百種花齊發。偏摘梨花與白人。今日江頭兩三樹。可憐枝葉度殘春。

○春曉詞一首

半欲天明半未明。醉聞花氣睡聞鶯。蛙一作兒感一作起鐘聲動二十年前曉。寺情。

○古决絕詞三首

乍可為天上牽牛織女星。不願為庭前紅槿枝。七月七日一相見。故心終不移。那能朝開莫飛去。一任東西南北吹。分不兩相守。恨不兩相思。對面且如此。背面當何知。春風撩亂伯勞語。此時拋去時握子。苦相問。竟不言。後期君情既决絕。妾意亦參差。借如死生別。安得長苦悲。

○其二

噫春冰之將泮。何余懷之獨結。有美一人。於焉曠絕。一日

對面如  
此何妨

不見比一日於三年。况三年之曠。永別水得風兮。小而已。波箭在苞。兮高不見節。矧桃李之當春。競衆人之攀折。我自顧悠悠。而若雲。又安能保君皓皓之如雪。感破鏡之分。明。觀淚痕之餘血。幸他人之既。不我先。又安能使他人之。終不我奪已焉哉。織女嫁黃姑。一年一度暫相見。彼此隔河何事無。

○其三

夜夜相抱眠。幽懷尚沉結。那堪一年事。長遣一宵說。但感久相思。何暇雙相悅。虹橋薄恨天。鷄識時節。曙色漸曠曠。華星次明滅。一去又一年。一年一作年何時。一作微有此迢。

那得人

絕 遍期不如死。生別天公隔。一作是妬相憐。何不便教相決。

○雜憶五首

今年寒食無月光。夜色纔侵已上床。憶得雙文通內裏。玉龍深處暗聞香。聞當作焚

○其二

花籠微月竹籠烟。百尺絲繩拂地懸。憶得雙文人靜後。潛教莼葉送秋千。

○其三

寒輕夜淺繞迴廊。不辨花叢暗辨香。憶得雙文籠月下。小

樓前後捉迷藏

其四

山榴似火葉相兼。亞拂低牆半拂簷。憶得雙文獨披掩。滿頭花艸倚新簾。

其五

春水消盡碧波湖。漾影殘霞似有無。憶得雙文衫子薄。鈿頭雲暎褪紅酥。

○贈雙文一首

艷極翻含態。憐多轉目嬌。有時還自笑。閑坐更無聊。曉月行看墮。春酥旋欲銷。何因肯垂手。一作不敢望回腰。

○夢遊春詞一首

管歲夢遊春。夢遊何所遇。夢入深洞中。果遂平生趣。清冷淺漫溪。画舫蘭篙渡。過盡萬株桃。盤旋竹林路。長廊抱小樓。門牖相回互。樓下雜花叢。池叢繞鴛鴦。池光漾彩霞。曉日初明煦。未敢上階行。頻移曲池步。烏龍不作聲。碧玉曾相慕。漸到簾幕間。徘徊意猶懼。聞窺東西閣。奇玩參差布。格子碧油糊。駝駒紫金鍍。逡巡日漸高。影響人將寤。鸚鵡飢亂鳴。嬌娃睡猶怒。一作蛙。簾開侍兒起。見我遙相諭。鋪設綉紅茵。施張鈿妝具。潛褰翡翠帷。瞥見珊瑚樹。不見花貌人。空驚香若霧。回身夜合偏。歛態晨霞聚。睡臉桃破風汗。

妝蓮委露叢梳百葉髻時世髻也金感重臺履踏殿樣也紕軟殿頭  
裙瑟瑟也玲瓏合歡袴夾纈也鮮妍脂粉薄暗淡衣裳故敢似  
紅牡丹雨來春欲暮夢魂良易驚霧境難久寓夜夜望天  
河無由重沿沂結念心所期返如禪頗悟覺來八九年不  
向花回顧雜洽兩京春喧闐衆禽護我到看花時但作懷  
僊句浮生轉經歷道性尤堅固近作夢仙詩亦知勞肺腑  
一夢何足云良時自昏娶當年二紀初佳節三星度朝薜  
玉珮迎高松女蘿附韋門正全盛出入多歡裕  
樂天和微之夢游春詩序云斯言不可使不知吾者知  
知吾者亦不可使不知樂天知樂天知吾者吾不敢不

使吾子知即辱斯言三復其旨大抵悔既往而悟將來也  
也正謂此事非張籍益明也

○鶯鶯傳跋

予向在武林日於一友人處見陳居中所畫唐崔麗人圖  
其上有題云並燕鶯爲字聯徽氏姓崔非姻宜采畫秀玉  
勝江梅薄命千年恨芳心一寸灰西廂舊紅樹曾與月徘徊  
予丁卯春三月啣命陝右道出於蒲東普救之僧舍所  
謂西廂者有唐麗人崔氏女遺照在焉因命画師陳居中  
繪模真像意非登徒子之用心迨將勉情鍾終始之戒仍  
拾四十言使好事者和百勞之歌以記云秦和丁卯林鍾

恐未必  
如果無  
後夢矣

吉日十洲種玉大誌宜之題。延祐庚申春二月，余傳命至東平，顧市粥雙鷹圖，觀久之，弗見主人，而歸夜宿府治西軒，夢一麗人，綃裳玉質，逡巡而前，曰：君玩雙鷹圖，雖佳，非若几席間物，妾流落久矣。有雙鷹名冠古今，願託君為重，覺而怪之，未卜其何祥。遲明欲行，忽主人携鷹圖來，且四軸，余意麗人雙鷹符此數耳。繼出一小軸，乃夢所見有詩四十字，跋語九十八，識曰：泰和丁卯出蒲東普救僧舍，繪唐崔氏鶯鶯真十洲種玉大誌宜之題。畫詩書皆絕神品也。余驚詫良久，時有司羣官吏環視，因縮不自，託以跋語佳勝贖之，吁！物理相感，果何如也。豈法書名畫自有靈耶。

抑名不朽者，隨神耶。遇合有定數，邪。余嘗謂關雎碩人姿德兼備，君子之配也。琴心雪句，才豔聯芳，文士之偶也。自詩書道廢，丈夫弗學，况女流乎。故近世非無秀色，徃徃脂粉腥穢，鴉鳳莫辨。求其彷彿待月章之萬一，絕代無聞焉。此亦慨世降之一端也。因歸于我，義弗辭已。宜之者，蓋前金趙愚軒之字，曾為鞏西簿，遺山謂泰和有詩名，五言平淡，它人未易造，信然。泰和丁卯，迄今百十四年，云其月二日，壁水見士思容題，右共五百九字，雖不知壁水見士為何人，然二君之風韻，可想見矣。因俾嘉禾繪工盛懋臨寫一軸，適舅氏趙公待制，雖見而愛之，就為錄文于上。按

唐元微之傳奇鶯鶯事以爲張生寓蒲之普救寺適有崔氏孀婦亦止茲寺崔氏婦鄭氏也生出於鄭視鄭則異派之從母因丁文雅軍擾掠蒲人鄭惶駭不知所措生與將之靈善請吏護之不及於難鄭厚生德謂曰姨之弱子幼女當以仁兄之禮奉承命鶯鶯出拜顏色豔異光輝動人生問其年紀鄭曰十七歲矣生自是倦之私禮鶯鶯之侍婢紅娘間道其意既而詩章往復遂酌所願中間離合多故然不能終諧伉儷說者以爲生即張子野宋王性之著傳奇辯正按微之作姨母鄭氏墓誌云其既喪夫遭軍亂微之爲保護其家又作陸氏誌云余外祖睦州刺史鄭濟

白樂天作微之母鄭氏誌亦言鄭濟女而唐崔氏譜永寧尉鵬娶鄭濟女則鶯鶯乃崔鵬之女於微之爲中表也傳奇言生年二十二樂天作微之墓志以大和五年薨年五十三即當以大曆十四年己未生至貞元庚辰正二十二歲凡此數端決爲微之無疑特託他姓以避耳事具侯鯖錄中

○非烟傳

臨淮武公業咸通中任河南府功曹參軍愛妾曰非烟姓步氏容止纖麗若不勝綺羅善秦聲好文筆尤工擊阮其韻與絲竹合公業甚嬖之其比鄰天水趙氏第也亦衣纓

笑中有  
意

幾樣戲  
台便動  
小安說  
似詩句

之族不能斥言其子曰象端秀有文纔弱冠矣時方居喪  
禮忽一日於南垣隙中窺見非烟神氣俱喪廢食息焉乃  
厚賂公業之闈以情告之闈有難色復為厚利所動乃令  
其妻伺非烟間處具以象意言焉非烟聞之但含笑凝睇  
而不答門媪盡以語象象發狂心蕩不知所如乃取薛濤  
箋題絕句曰一窺傾城貌塵心只自猜不隨蕭史去擬學  
阿蘭來以所題密緘之祈門媪達非煙煙讀畢吁嗟良久  
謂媪曰我亦曾窺見趙郎大好才貌此生薄福不得當之  
蓋鄙武生龕悍非良配耳乃復醞篇寫於金鳳牋曰綠慘  
雙蛾不自持只緣幽恨在新詩郎心應似琴心怨脉脉春

然  
語致佳

天一連  
字便是  
消息

情更泥誰封付門媪令遺象象啓緘吟諷數四拊掌喜曰  
吾事諧矣又以剡溪玉葉牋賦詩以謝曰珍重佳人贈好  
音彩箋芳翰兩情深薄於蟬翼難供恨密似蠅頭未寫心  
疑是落花迷碧洞只思輕雨洒幽襟百迴消息千迴夢裁  
作長謠寄綠琴詩去旬日門媪不復來象憂鬱恐事泄或  
非烟追悔春夕於前庭獨坐賦詩曰綠暗紅藏起暝烟獨  
將幽恨小庭前重重良夜與誰語星隔銀河月半天明日  
晨起吟際而門媪來傳非烟語曰勿訝旬日無信蓋以微  
有不安因授象以連蟬錦香囊并岩苔牋詩曰無力嚴妝  
倚綉櫳暗題蟬錦思難窮近來贏得傷春病柳弱花欹怯



曉風象結錦囊於懷細讀小簡又恐烟幽思增疾乃剪烏  
絲簡為迴緘曰春日遲遲人心悄悄自因窺覲長役夢魂  
雖羽駕塵襟難於會合而丹誠皎日誓以周旋况又聞乘  
春多感芳履違和耗冰雪之妍姿鬱蕙蘭之佳氣憂抑之  
極恨不翻飛企望寬情無至憔悴莫孤短韵寧爽後期倘  
况寸心書豈能盡兼持菲什仰繼華篇詩曰見說傷情為  
見春想封蟬錦綠蛾嘯叩頭與報烟卿道第一風流最損  
人門媪既得迴報徑齋請烟閣中武生為府掾屬公務繁  
夥或數夜一直或竟日不歸是時適值生入府曹烟拆書  
得以款曲尋繹既而長太息曰丈夫之志女子之心情契

字机合

竟交視遠如近也於是闔戶垂幌為書曰下妾不幸垂髮

讀此簡

才思更  
高象君  
筆類汗

而孤中間為媒妁所欺遂匹合於瑣類每至清風朗月移  
玉桂以增懷秋帳冬缸泛金徽而寄恨豈期公子忽貽好  
音發華絨而思飛諷麗句而目斷所恨洛川波隔賈午墻  
高聯雲不及於秦臺薦夢尚遙於楚岫猶望天從素懇神  
假微機一拜清光九殞無恨兼題短什用寄幽懷詩曰畫  
簷春燕須同宿蘭浦雙鴛肯獨飛長恨桃源諸女伴等閒  
花裏送郎歸封訖召門媪令達於象象覽書及詩以烟意  
稍切喜不自持但靜室焚香虔禱以俟忽一日將夕門媪  
促步而笑至且拜曰趙郎願見神仙否象驚連問之傳烟

飛  
意致翻

語曰今夜功曹府直可謂良時妾家後庭郎君之前垣也  
不渝惠好專望來儀方寸萬重悉俟晤語既曛黑象乃躋  
梯而登煙已令重榻於下既下見煙靚粧盛服立於花下  
拜訖俱以喜極不能言乃相携自後門入堂中背缸解幌  
盡繾綣之意焉及曉鐘初動復送象於垣下煙執象泣曰  
今日相遇乃前生因緣耳勿謂妾無玉潔松貞之志放蕩  
如斯直以郎之風調不能自顧願深鑒之象曰揖希世之  
貌見出人之心已誓幽廡永奉歡狎言訖象踰垣而歸明  
日託門媪贈烟詩曰十洞三清雖路阻有心還得傍瑤臺  
瑞香風引思深夜知是蕊宮一馭來烟覽詩微笑復贈象

要出脫  
少不得  
此二句

非深情  
人不能  
進

詩曰相思只怕不相識相見還愁却別君願得化為松上  
雀一雙飛去入行雲封付門媪仍令語象曰賴妾有小小  
篇詠不然君作幾許大才面目茲不盈旬常得一期于後  
庭矣展微密之思罄宿管之心以為魚鳥不知人神相助  
或景物寓目誦詩寄情來往便繁不能悉載如是者周歲  
亡何烟數以細過撻其女奴奴陰銜之乘間盡以告公業  
公業曰汝慎言我當伺察之後至直日乃偽陳狀請假迨  
如常入直遂潛于里門街鼓既作匍伏而歸循墻至後庭  
見烟方倚戶微吟象則據垣斜睇公業不勝其忿挺前欲  
擒象覺跳去業搏之得其半襦乃入室呼烟詰之烟色動

聲戰而不以實告公業愈怒縛之大柱鞭楚血流但云生  
得相親死亦何恨深夜公業怠而假寐烟呼其所愛女僕  
曰與我一杯水水至飲盡而絕公業起將復笞之已死矣  
乃解縛舉致閣中連呼之聲言煙暴疾致殞後數日葬于  
北邙而里巷間皆知其強死矣象因變服易名遠竄江浙  
間洛陽才士有崔李二生常與武掾游處崔賦詩末句云  
恰似傅花人飲散空牀拋下最繁枝其夕夢煙謝曰妾貌  
雖不迨苑李而零落過之捧君佳什愧仰無已李生詩末  
句云艷鬼香魂如有在還應羞見墜樓人其夕夢烟戰手  
而言目士有百行君得全乎何至於矜片言苦相誣斥當屈

君于地下面証之數日李生卒時人異焉。

新鐫玉茗堂批選王介州盤異編卷十七 終



